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PV.2356
22 September 1975

CHINESE

第三十届会议

大会

第二三五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一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托恩先生	(卢森堡)
随后的代理主席：	乔杜里先生(副主席)	(孟加拉国)

—一般性辩论〔9〕(续前)

演说人：

麦克伊钦先生	(加拿大)
德拉弗洛尔·巴列先生	(秘鲁)
西索科先生	(马里)
班达先生	(赞比亚)
沃尔丁先生	(新西兰)
博尔戈诺沃先生	(萨尔瓦多)
恩查马先生	(赤道几内亚)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三时四十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9 (续前)

一般性辩论

麦克伊钦先生 (加拿大)：主席先生，请容我首先对你当选为大会本届会议的主席，表示加拿大政府的高兴和信心。这是联合国成立的三十周年，这届最重要的会议，主持得人，值得深庆。我们知道你将使本全球组织的讨论得到欧洲理事会久受其益的判断和智慧。

我们很高兴欢迎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莫桑比克等国加入联合国之后来到这儿的代表团。他们的出席代表了联合国在朝向会籍普及的道路上的另一重要步骤。

主席先生，你正在本组织处在国际事务决定性关头的时候就任主席。我们的工作日益着重在全球经济和社会的悬殊和机会问题上。这些也是在范围上和重要性上可与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相当并实际上有所关联的令人严重关切的政治问题。

上星期，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第七届特别会议上，终于就减少这些悬殊现象达成了一些进展。我们同意朝向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迈进的必要步骤。我们之所以能够达成协议是因为就这些复杂的问题以创造性的方式朝前进展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一实际上是过熟了。

我们现在必须将集中意志，努力执行我们为改革世界经济制度以反映我们的互相依存所作的决定。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必须要使我们各国人民参加这些努力。我们已代表他们，承诺给予构成世界上大部分人民的那些人——那些穷人——获得他们充分的社会和经济正义。

我认为我们都了解这项基本任务的迫切性，否则我们也不会达成显示我们在第七届特别会议时紧张和认真努力的特征的卓越合作。以同样的合作和互相尊重的精神去追求我们的目标是重要的——同时，我们仅仅是刚开始而已。这是使本组织得以产生作用的最有效方法。这也是确使我们的人民对本组织解决迫切和重要问题的能力保持信心的最有效方法。

我们都清楚地了解有必要增进联合国在经济及社会领域的作用和能力，并因此导使这些领域与本组织的政治目标和职能有更良好和更平衡的关系。

大会在最近举行的第七届特别会议上设立了一个特设委员会，以开始这一类的改组过程。它将收到的一份主要文件是题为“联合国全球经济合作的新结构”的专家报告。专家们正确地指出了联合国系统的主要弱点，并作出了可以改善该系统内职司和部门因素同政治因素之间的平衡关系的各项建议。

我也要向新的政府间委员会推荐一下英联邦各国召集的专家小组所编制的题为“朝向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迈进”的报告，这份报告已作为联合国的文件分发了。

我们深信，联合国必须对会员国的需要和关心的事项做出更多的响应，我国政府打算积极和有建设性地参加的特设委员会的工作，以加强联合国系统，俾使联合国在为实现新的经济秩序的过程中可以进行它的各项方案。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只是国际社会当前的许多重要工作之一而已。人口、粮食、人类住区和海洋法都是需要联合国加以注意的其他全球性的问题。在这许多全球性问题中，我现在愿谈一谈海洋法——加拿大海洋法是加拿大积极参加工作的一个部门。

联合国最重要而最不为人了解的职能之一就是它通过国际法的逐步发展，为促成稳定的世界秩序而作的经常、持续的努力。海洋法就是一个有力的例子。

我们正在发展的新的规则，反映人们日益认识到各国间的互相依存关系和维护海洋环境及保存其资源的需要。我要毫不犹豫地要申明加拿大政府认为日益

增长的互相依存的世界秩序，其存在的可能性有赖于创造一个能对所有人民提供更平等的资源分配和机会的国际经济制度。 这项原则必须在新的海洋法中反映出来。

联合国的作用是发展新的国际法的过程的重心，这项国际法应反映出人们广泛了解到占地球表面百分之七十的世界海洋是维持人类生存所必需的。 海洋法会议已就革命性的法律概念，如经济区和人类的共同遗产等达成广泛的协议，这些概念必须用来构成海洋宪法的基础。 这项新法律必须制定与每一个被承认的新权利联系在一起的义务。 它必须以平等原则而不是以权力原则为基础。 这项任务是艰巨的，也可能证明是联合国能力所不及的。 但我认为不是那样。 不过，清楚可以看出，没有联合国，这项任务根本不可能进行，整个世界也将卷入会对和平发生严重威胁的权利主张和反主张的冲突中。

我国政府现正对明年三月在纽约开始举行的第三届海洋法会议第四回合的谈判进行准备。 我们了解，要达成最后协议，所有的参加国必须负责的、灵活的尤其是以真正的迫切感来采取行动。

没有一国政府比我国政府更致力于达成有关可行而均衡的全球海洋制度的协议。 但是，如果我不清楚地说明加拿大政府也象许多其他政府一样，不能无限期地等待协议的话，我就不够坦白了。 我希望我们的行动已表明加拿大政府认识到它对国际社会的责任。 但是加拿大政府也认识到它对加拿大人民的责任。 加拿大某些海岸地区内许多整个社区的经济和社会生存，有赖于海洋法会议的成功结果，如不能有成功结果则有赖于可供选择的其它行动途径。 由于所负的这些国家和国际责任，我国政府现正与在我国海岸外捕鱼的国家进行一系列的谈判，并把这事当作最优先的事项处理，以便为我们基于第三届海洋法会议中出现的共同意见而划定的扩展渔业管辖区铺路。

我要重申加拿大政府对联合国表示信心以及对联合国为协商多边解决海洋法的复杂问题而提供的机会表示信心。 多边的协议对现在一代和未来的各代是有

持久的利益的。只有在多边的处理方法失败——在某些方面进一步拖延或耽搁也是一种失败——之后，我国政府才会采取保护国家基本利益的其他解决方法，我设想其他国家政府也是如此。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并不打算更长期的等待会议的成果。我们必须迅速一致行动。如果我们行动了——我深信我们是能行动的——，我们就能达成秘书长所正确称呼的“国际社会所设计的最重要公约之一”。

一九四五年，联合国创始者由于受到战争巨大破坏的影响，决心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为本组织的中心任务。他们设计了——也相信了——解决各国争端而不使用武力的一种制度。三十年后联合国仍然面临着这项基本问题。这项问题的两个紧要方面就是裁军和维持和平。这两个方面是我去年向大会发言的主题，但是由于它们的重要性，我毫不犹豫地要再谈一谈。

大会现将处理的问题中很少有象裁军问题那样令人怀有那么大的期望或感到灰心的。在制止使用武力上，在缓和紧张局面上和在将资源移用于生产性的经济和社会目的上，我们渴望达成协议。但是毫不放松的为要将毁坏力量再加大所作的努力使我们所怀的希望遭到挫折。现有的核武器数以万计，我们面临着它们将向更多的国家扩散的令人恐怖的可能性。先进国家继续在各种武器上花费巨量的金钱，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军事费用也在迅速增加。

世界各地的普通人民深深不安和不耐烦地等待着裁军方面的真正进展，会是令人感到惊奇的吗？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在促进战略稳定和政治缓和的气氛方面是重要的。但是这些会谈并未能制止核武器的竞赛。它们也未达成真正核裁军的步骤。

所涉及的问题积端复杂，但是要寻求解决之道却日益迫切。我们敦促美国和苏联结束他们现有的谈判，并毫不耽搁的进行完成核裁军的步骤。我们也敦促各核武器国家就终止核武器试验达成协议一事可能遇到的技术和政治障碍加以重新审查。

要抑制核武器扩散必须同时要确保核技术的进一步传播专门用于和平用途。审查核扩散条约会议重申了该条约作为非扩散系统的基本工具的重要作用。它明白指出，所有缔约国，包括核武器国和非核武器国，均须充分履行该条约所规定的义务。这是防止扩散危险的必要条件。

审查会议也重申了该条约作为各国在和平使用核能方面从事更广泛地合作的基础。加拿大将按照该条约履行所负的义务，在其能力范围内促进国际间在为和平目的交换核技术和材料方面从事合作，特别是先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这项合作的需要已因世界能源费用的改变而明显地增加了。

但是，我同时要强调我们有义务确保我们所进行的合作不促成核武器的扩散或任何目的的核爆设计的制造。

我们绝对不能因为对核武器的危险过分注意而忽略了对日益增长的使用常规武器的威胁。对于寻求军备的管制和武装部队的减少，以促进区域的稳定和相互的安全，我们必须现在就立即加以密切注意。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现在已经闭幕，关于减少中欧的武装部队方面，我们期待在维也纳的谈判能达成实质的进展。

减少军备的危险和负担的基本责任，主要是在各主要军事国家肩上。但是如果我们希望达成有效的军备限制和裁军协议，就必须认识到它们所面临的各种紧张状态。军事技术的进展往往使寻求在技术和军事的基础上达成协议以及令人满意的管制方法的努力更加复杂。协议必须要能够促进或符合各缔约国的安全利益。除非政治情况能促成进展，否则裁军谈判就不可能成功。

但是本大会无行动是没有理由的。在达成裁军措施方面接受现有和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进展速度更是没有理由的。大会必须继续作为国际关切的讨论场所和驱策在裁军方面采取行动的動力。

如果我们对于裁军进展前景的仍然焦虑，我们可以在寻求中东和平解决的最

近动向上得到一些安慰。凡是真正关心世界安全的人绝不会不对达成新的西奈临时协定的埃及和以色列领导人的政治家风度的行为感到鼓舞的。我们也认识到美国国务卿所作的贡献，他的不懈努力再一次地促成了积极的结果。可加肯定的，这是一个脆弱的开始。协定本身是解决不了什么根本问题的；中东要有和平与安全，就必须将这些问题解决。但是我们却在协定的基础中见到了希望。我们把它视为一连串互相有关的谈判和协定的第一个阶段，这些谈判和协定将牵涉到争端的所有当事方面，并包含所有的基本问题——虽然这将是困难的问题。最后将是一个公正的解决，能够克服过去的破坏性情感，并允许该区的所有人民在和平安全中共同生活。

对于所有那些关心联合国的和平维持工作的国家而论，另有一个理由从西奈协定中得到满意感。和平维持工作是国际社会发展出来用以帮助促进和平解决纷争的少数有用工具之一。和平维持工作是当争端当事各方承认这项工作对它们最为有利的时候，用来帮助它们从争端中退出来的，这项工作也是用来制造使当事各方可以谈判解决彼此分歧意见的环境的。

但是和平维持工作却常常使纷争国减少从单是停止敌对状态进而向认真谋求政治解决方面推进的鼓励。因此，怀疑论者就指控联合国的和平维持工作只能使令人不安的现状永久化而已。

如果要使和平维持工作有效，就必须在政治一级上作平行的努力，尤其是由直接有关各国一起努力，把要求维持和平部队维持的暂时和平改变成更持久的和平。

自从一九七三年秋天首次开始停火以来，联合国紧急部队（紧急部队）已执行了它的任务，在纷争国之间提供缓冲以及帮助创造可用来进行谈判的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有关各国充分利用了维持和平的行动：它们从事谈判并达成了新的临时协定。维持和平行动的意义是：紧急部队不仅要使现状长久化；而且要

继续使新的协定生效并对维持和平的进一步步骤提供基础。总之，紧急部队是在做它所要做的工作，即在政治一级上帮助创造寻求中东问题解决的环境。

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也负起帮助创造能更进一步举行谈判的气氛的责任。

第三十届会议再度面临了塞浦路斯问题。这些问题非常复杂，所有代表团皆将加以注意。在极大困难的情况下就地执行其任务的维持和平部队，其有效性基本上再一次地有赖于直接有关各国的合作与意志。

当然和平维持工作只有在所有会员国的充分支持，包括迅速缴付维持和平行动的认捐款项和捐献款项所作的实际支持下才得继续进行。没有所需的必要财源，就不能期望联合国或个别部队提供国履行其所承担的责任。

我现在要就影响到我们组织的事务管理的一项特别问题发表意见。多年来我们曾努力将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处理。各专门机构和技术会议主要是从事于它们直接关切的问题，而各项政治问题主要是在主管这类事务的那些机构中讨论——安全理事会和大会。

我们都很了解，即连在技术会议上，各会员国也必须考虑到政治的现实，而在某些情况下，政治和技术的界限往往并不分明。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明确无误地区别安全理事会与大会在宪章所规定的政治领域中的所具有权能，又不能明确无误地区别各技术会议在它们各自领域中的权能，那么我们就将严重损害到联合国系统内的合作制度。

同时，我国政府希望我们将以愉快地表现第七届特别会议讨论特色的合作精神，自动克制自己。不要把不相干的政治考虑引入专门机构以及那些已被指定专门负责执行特别会议决定的机关的议事中去。我们应让这些机构从事它们本身的技术工作。这定会最符合联合国每一会员国和整个组织的利益的。

庆祝联合国三十周年纪念，促使我们全体回顾本组织在国际社会生活中的任务。批评本组织的人很多，而且坚持他们的观点；支持本组织的人则时常摇摆不定。但是，不论多年来本组织的缺点为何，我们必须承认的一项简单事实是：在我们寻求和平与安全以及谋求我们时代中的经济和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法的过程中，这个全球性的讨论场所是不可替代的，它对我们所代表的每一个政府和人民也是必要的。

正如秘书长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一日的报告中所说的：

“普遍公认在今日的世界，除联合国的原则和程序外，在国际关系中别无其他合理的途径可循。大家知道，唯一可以替代压迫、冲突和流血的办法是讨论和妥协。单边和双边式的外交已经不够，必须辅以集体行动和多边式外交。各会员国政府表明遵守宪章就是在原则上承认了所有这一切。日复一日随着情况的改变，世界各国政府也不得不认识到它们日益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联合国的最近活动中这一点也获得了承认，这并且是大会第六和第七两届特别会议的明确主题。”（A/10001/Add. 1，第26至27页）。

以上是我引秘书长的话。但是我也要总结指出这显然也是联合国第三十届大会的主题。

德拉弗洛尔·巴列先生（秘鲁）：我又一次在这个讲坛上代表秘鲁武装部队革命政府讲话，和履行今年八月底在利马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部长会议委托的任务，觉得非常光荣。

主席先生，对于你当选领导本组织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我国政府深感满意。卢森堡和秘鲁有着友好的关系。我确信杰出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将以庄严的态度和熟练的技巧来指导我们讨论大会将要审议的特别重要的问题。

我并愿向布特弗利卡外交部长表示最诚挚的感激，他在上届大会主席任上的勤劳表现把第三世界的历史性事业提高到在国际上重新获得力量和影响的地位。

我并愿谢谢联合国秘书长本年初访问我国。那一次他在致力于受到本组织注意的各种国际问题上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我觉得应该借这个机会祝愿他在职务上所要求的、也是我们大家期望的加强和平与安全的棘手工作上成功。

几星期前，我非常光荣地作为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的发言人，向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提出利马协议。我当时曾分析了团结与互助纲领所载的各项经济问题。基本上我指出了在利马取得的成果如何构成一个明确的战略；其目标是在面临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瓦解之际，要加强发展过程的自主，以及在互助和团结上采取具体行动的领域，从而把整个不结盟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变成在建造新的秩序中最有凝结力的动力因素。

利马纲领在政治方面同在经济方面一样，主张建立协商和团结制度以共同防御公开地或秘密地对于我们的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所施的压力，并设立互相协调的机构，以便加强我们在国际机构里的谈判力量。目前和今后一样，我们将捍卫人民争取政治和经济独立的权利，和依据自身的价值观念制定其社会和经济计划的权利。我们捍卫把宪章正式确认的平等落实到具有政治意义和重要性的特定权利上

的权利，并将执行这项权利。标志着本组织内所作的讨论的，将不是顽固或对抗的意愿，而是行使我们的发言权和投票权。因为在本组织里，我们有捍卫第三世界人民利益的合法地位和充分权利。

利马会议参照我们的运动的崇高目标，审查了国际局势，也审议了国际局势里几个最突出的方面。因为这项审查，使我们确认不结盟在国际上已经成为真正重要的因素之一，并且是热望独立、平等、充分发展和和平的人民的有效的历史性选择。此外，在以帝国主义政策硬化和经济危机严重为标志的目前情况下，反对大国强权政治的国家采取一致的政策和行动，对旨在寻求和平地促进其正义愿望和权利的广大人民极为重要。

不结盟运动基本上是一个反帝反殖的国际立场，它保证采取行动以便战胜冲突情况，特别是建立在使大多数人类仅足糊口的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我们的斗争与现有的局势并无关系；相反的，它是要随着解放力量的推进，向历史地位一天天衰落的整个制度挑战。

我不打算详细回顾利马协议。我只要强调一件事实，即我们的运动决心积极促成这些协议的执行，因为它们全都符合本组织宪章的条文和精神。

因此，把不结盟看作是一个新集团的那些人，我们的答复是：我们斗争的确切对象是强权政治、霸权政策、对其他人的物质繁荣曾作出贡献并继续作出贡献的人民遭受的无限期忽略、造成紧张局势的根源的持续、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种族主义政策，这些都是阻挡人类和平共存和一起追求人类优良本性所期望的一切的障碍。

秘鲁重申它对不结盟的开明的目标的坚定保证。在这方面我现在要谈论我以本国外交部长身分提请大会注意的一些问题。

第七届特别会议的成果是在第三世界国家所作的深入的多面和长期努力的范围内产生的。第七届特别会议的成果并不能令我们完全满意。几天前在本大会堂通过的决议距离我们的正义要求仍极遥远。因此我们必须说明：第三世界绝不放弃它的正义要求。

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行动宣言、不结盟国家在阿尔及尔和利马协议的各项原则和行动纲领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仍保持其充分的效力和地位。这批文件是一个整体程序的一部分，这个程序对不公正的经济制度提出疑问，排斥把援助当作公平分配世界财富的替代品的家长统治式的办法，并提议选择它们作为第三世界发展的原则和措施，以求取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改变。

我们今天来纪念联合国的三十周年是在本组织的生存和创造能力面临考验的时候，和通常因体制衰败所带来的一种冷酷不同，今天的反对力量是在一个深陷结构危机的世界中提供迎接联合国所面临的挑战所需要的活力和力量。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的联合国，多年以来都必须应付与本组织存在相关的大国之间的安全和意识形态的斗争。这便是自动形成的多数和滥用否决权的年代。联合国在那个年代里只不过是测量为争夺全球霸权的那些国家所具对抗意向的最适当外交工具而已。

到了五十年代的中期接纳了新的国家之后，联合国才担负起适合未来理想的责任，并且在一九五六年成功地处理了发生在苏伊士的第一个严重的反殖民主义危机。之后，联合国在六十年代里对于非洲和亚洲的非殖民化运动多少曾加以强调。由于对各新获独立民族所处的发展落后情况有更具系统的关切，因而加速和增强了这个非殖民化过程。所以，联合国就针对各大国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陷于依赖地位的情况，来开始探寻发展落后的原因。

联合国负责主持和推动的政治非殖民化正越来越和妨碍发展的依赖情况连系起来。

因此，就在联合国纪念它的三十周年纪念之时，它在国际经济关系上倡导了一个民主化的过程，首先是通过贸发会议，最近更由大会关于原料、发展和合作的两届特别会议予以加强，这两届特别会议宣布了联合国关切体制问题的主要意义所在。

在对本组织发展的简要叙述之中，有一种常存的情况：发展中世界逐渐兴起，同这些国家的国内和国际利害密切相关的问题出现，也就是说，联合国正面临重大和经常不断的要求，要它面向——而不是规避国际社会在直到最近还受人统治的国家与扮演主宰角色而希望永久继续下去的大国之间的困难关系上所面临的问题。

发达国家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紧张加深的前奏和显然的原因在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种危机已经造成一种多元化的孤立型态。与若干工业国经济萎缩同时而来的，似乎是这些国家的短视的加深，而且由于跨国公司的串通，寡头的少数分子的反动以及旨在稳定进步政府的促进军备主义，发展中国家的不安定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就开始动摇。经济的新殖民主义和反动力量这种新的和反历史潮流的攻势反倒是不自主的制度最后消灭的先声。

我们从本年初和上届联大结束以来已经看到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人民的最辉煌胜利。因此，一九七五年是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人民争取全面解放道路上的历史性里程碑。

本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将会见到经济和政治解放过程的建立，包括整个南半球的反殖民主义斗争的胜利的扩展，以及真正政权的建立，这种政权是按照人民的个别风格构想的，把最近历史已经证明不合我们现实情况的模式丢开。

因此，对于我国政府和人民来说，由于他们在共同的革命过程里结合在一起，对于国际现实有一个共同的瞻望是特别令人鼓舞的，而这也是八十多个不结盟国家的瞻望。

在另一方面，赫尔辛基协定的签署，照传统的说法，确认了大国间缓和进程的巩固，给古老的欧洲大陆重享剥夺已久的和平与安宁。象不干涉、保障边界和自由文化交流等的价值概念都反映在这协定内，是很有意义的。这个协定在基本上为东、西方之间日益增强的政治上的了解，开辟了一个途径。无疑地，军备管制方面的新步骤将继这个协定而来，并希望走向尚未实现的普遍裁军的目标。

然而，缓和过程的推进并不包括第三世界在内。我们的人民受到经济危机大部分的冲击。因此，当工业国把螺旋上升的通货膨胀转嫁给我们当世界中心地带的地区巩固时，因超级大国的利益而产生的紧张局势就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内界线较不明确但更不稳定的区域。

我们目睹了中东严重局势的持续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刚产生了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新协定。明显地，未来的迅速解决的关键在于本组织若干年来在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的范畴内所承认的准则，这些准则规定占领部队应从阿拉伯领土完全撤至一九六七年的边界，以及巴勒斯坦人民主权应得到合法的承认。这些都是迫切的事项。任何调解如对这些原则不加考虑，所得后果一定危险。所以我们将支持能照顾到直接有关各方利益的任何解决方法。

我们关切地注意一个不结盟国家，塞浦路斯国内的危机，其完整和主权必须加以维护。大会第3212号(XXIX)号决议以及安全理事会第365(1974)号和第367(1975)号决议都是载有关于在联合国秘书长的主持下两社区进行谈判的准则的文书，我国政府希望谈判很快会有成果。在这方面，秘鲁大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已被任命为秘书长的塞浦路斯特别代表，我国政府深为感谢各方对奎利亚尔大使具有信心。

我国政府重申它充分支持安哥拉和所有南部非洲争取自由和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对那些在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和莫桑比克刚获得独立的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并欢迎他们加入本组织。我们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科摩罗的独立也表示满意。

秘鲁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惯行在南部非洲的复活，很是痛惜。我们关怀地注意到安哥拉的早日取得独立也许会遭到挫折。为了促进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的自决，我们期望本组织采取一致的行动。我们希望那些领土上和全南非的种族隔离惯行能被废除。

我国政府真正关心地指出这种殖民主义的复活，因为在我们自己的大陆上还存在着威胁独立的局势。因此，我们坚决支持拉丁美洲人民的反殖和民族主义事业，并重申我们对巴拿马姐妹国家领土内的外国领土问题给予它无条件的支持，我们也拒斥在大陆上的若干部分仍然余留下来的殖民地的残余。这种的支持不仅是，也从来不仅是，表达一些意见而已。三年前在我国所提议的国际制度的改革中，包含了对殖民主义者的态度的正面挑战以及对存在于我们国内解放潮流的有系统支持

这种反殖政策的最明确和最有影响的方面一向是而且现在还是：加强主权，在有关自然资源方面巩固实际控制机构和促进我们人民之间的团结。这些自然资源在传统上是殖民地剥削的目标，而现在则是一旦拉丁美洲确定其经济独立后新秩序希望的来源。这是斗争的前景，这种斗争需要联合行动的努力，它将显示各姐妹国家间合作的新领域。

尽管解放趋势的积极发展，我们今天才开始了解到在社会因素的低效率的和合理的管理之外，还存在着更大和更严重的历史上有组织的剥削的常数，即妇女。这种剥削给予各国政府的关怀和所意味的文明的倒退已开始在今年在墨西哥举行的妇女会议中产生一种意识。会议所通过的促进真正的妇女平等和促进她们参与发展

过程的原则和行动计划是不能脱离当前政治潮流的普遍发展的。

相反地，那些在政治上和伦理上两方面的原则和目标，一般来说能产生可以打破世界停滞不前的局势的解放趋势。如果实在地履行妇女会议所正式通过的平等和参与发展的原则的话便有可能使人类恢复那些直到现在因暴力和贫穷而受顽固地压制的价值的新理解。新世代所要求的生活素质将在巨大程度上依赖于解放的妇女，无疑地不论是个别地或作为将来的历史因素所表明的创造力、知识和行为准则。

帝国主义从东南亚某些阵线撤退，似乎已导致各种力量的重新安排。于是，我们看到，由于印度支那解放运动的胜利，反霸政策出现以后，广大的区域沦为军事性质的活动和竞争的场所。由于各超级大国战略利益的变动而引起的军事基地的重新调整，对于在我国首都举行的不结盟国家会议上所同意的宣布印度洋是和平区，以及在南太平洋的立即建立一个和平合作区，都构成了威胁。

在没有任何可能或可行的控制方法的情形下，超级大国们继续其疾奔的核子升级和因而造成军事上的不平衡，第三世界至今要能保护自己免受其害，建立和平区是仅余的可行途径。

今年五月，曾有机会评价核子不扩散条约的第一个五年，这个条约自从开放签字以来，曾被欢呼为人类肯定地走向联合国另一伟大目标——裁军——不可否认的象征。

不过，发展中国家集体放弃核武器和各大国因而提出维持原子武器垄断的必然保证，都是基于一个明白宣布的相对的义务：推行一种可保证所有国家安全的全面裁军的办法。事实并不乐观。不仅是在全面裁军方面无丝毫有效的进展，核裁军方面是更谈不上，反而军备不断扩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更趋精细复杂，同时在超级大国的紧密协调下，厚颜无耻的裁军的花言巧语妄图使世人相信至今达成的管制措施真有实质的效果，并不只是造成心理效果而已。

他们想使我们相信这一套，象禁止生物武器和气象武器以及和平使用海底和外层空间这类如此含糊空洞的措施，也可补偿核武器的继续试验和不能否认的核武器纵直向上扩散。面临这种实际情况，无核国家在不扩散条约下所负的道义责任受到了严重影响。

正是鉴于扼要叙述的凶险的裁军局势，各发展中国家寻求突破核现状的方法。

秘鲁出席裁军委员会会议是最近的事情，它显示了我们深切真诚地愿望将用作制造战争工具的资源贡献给人类发展的迫切需要，同时我们必需不放弃对这问题的复杂评论。我们必须寻求新的机会，以求执行本组织早已订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原则。我们因此希望早日有效地召开普遍参加的世界裁军会议，可将目前稀松的一半属于空谈的办法转变为政治性的谈判，能使所有各方共赴一个目标，而不使任何一方蒙受不利。为了达成这个我们所响往的真正谈判，我国政府连同其他不结盟国家极盼早日召开针对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我们这个要求的基础是拉丁美洲反军备主义斗争给予我们的实际信念。秘鲁政府动议限制安第斯集团中各成员国获得武器一节已经付诸实施是个事实。这一动议已脱离了纯观念和原则的阶段，现已进入一个更艰难但更有收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问题和执行都将加以具体确定。有了在利马和在圣地亚哥已经举行的会议以及在将来计划召开的各次会议，人为的贩卖战争和紧张气氛所发生的短暂影响将被抛在一边，外国利益与在传播事业和武器工业方面进行活动的、贪利的跨国公司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勾结的。

就象最近关于发展问题的特别会议结果必然导致新的和更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设立一样，我们赞成召开的裁军会议也会促使国际政治关系民主化。在国际建设下一阶段所需要的公平经济再分配和政治相互容忍的坚固基础上，这两个趋势会汇合一起取得整个世界的集体安全。

很明显的，正如安全是各发达国家关切的实质，也是它们的最深谋远虑的政治过程的关键，第三世界各国政府的优先目标是团结一致，互相合作，以便保证经济的独立自主。赫尔辛基会议自然是有卓越成就的，因为那个会议符合发达世界的主要利益，而与之并行的利马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会议则是一个清楚的征兆，表现出第三世界各国迈向团结和共同经济战略的历史趋势。这两个会议，这两个趋势似乎是背道而驰的，意见一致的地方仍然非常少，因此，这两个集团仍然各顾各地解释它们本身的利益，它们恢复友好关系的可能性也非常之少。直到能把局势或机构导向寻求共同领域之时为止，这两个趋势也许会危险地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因此，未来的谈判必须以团结和全球性观点来集中解决最迫切的问题，即这些谈判必须包括发展和裁军两个问题，因为世界安全和人类的历史演变在这两方面是遭到损害的。

因此，在赫尔辛基会议和利马会议的精神的指引下，我们必须力图在这两个伟大的世界会议中解决安全和发展问题。其中一个会议是关于裁军的会议；另一个是我们所建议致力于公正地改组各国关系中经济和社会秩序问题的会议，并请大会加以考虑。

我们坚决相信，我们因此要采取根本步骤，在和平、安全和裁军这三个影响人类的大问题的相互关联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世界共存。安全和发展间的关系最为明显，因为在表面安全的名义下用于武器的支出越多，越会使世界更不安全。专门用于人类发展和满足人们需要的资源日见减少，因此造成大家不安全的痛苦、压迫和不公平的情况不但继续存在，而且变本加厉。

在海洋法方面，今年较早时候在日内瓦举行的最近一届海洋法会议取得了进展，承认了沿海国在不超过二百哩的国家管辖区内的主权，超过该距离的大陆架则属例外，并且不妨碍所有国家的国际通信利益。同时，又为国际管理局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该管理局将负责管理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床地区，作为人类的共同遗产。

超过四分之一的世纪以来，我国和本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坚定和庄严地保持这样的论点，即捍卫对二百哩内的海面、海底和底土的主权和管辖权是新法律秩序的一个重大要素，也是对与人民的安全福利和发展不可分割的事业的承认。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某些国家一方面努力削弱国家管辖的性质和区域、另一方面则赞成国际区域的无限制开发，以便让他们自己保持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霸权。

然而，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动，新的国际海洋法正在拟订中。这个新海洋法将调节海洋的使用和开发，并有助于促进人民的发展和安，他们的发展和安是谋求各民族间正义与和平的不可分开的要求和条件。

我们现在来指出我国人民分担本组织的和平使命是如何的深远，并不是不合时宜的。秘鲁最近还对中东的联合国紧急部队提供了人员，并且一直对联合国所有各方面的努力，作出贡献。容我在这个场合向来自我国的那些士兵致以至诚的敬意，他们为了维持该区和平的事业，毫不自私地把自己的鲜血洒在西奈沙漠的热沙上。今天我们重申我们对于金山市原则所作的毫无限制的承担，这些原则现在依然是这个业已成熟的机关的核心所在。从这个观点来看，考虑改革联合国各机构，使其适合于这个新时期，是一件适当的事，其中包括那些有关表决的改革以便在国际方面确保政治决策工作的有效民主化，特别是在安全理事会和不合时宜的否决制度方面。

我们所寻求的，以及包括不结盟运动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所致力，就是：为人类所必不可少的旨在确定人类最近将来命运因素的讨论，能够真正地在本组织的范围内举行；最后能就一项全面裁军的计划，进行谈判；达成实际可行的阶段和大家同意的领域，以便第三世界的整体发展能对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有所补充并提供动力；赶快制定跨国公司的业务标准；妇女的最后解放问题以及未来生活素质的有关问题能够离开学术的境界，而提到联合国来讨论。

就这一点来说，利马不结盟国家部长会议为这个目的所达成的协议，实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因为他们一定要确保第三世界的这些合法愿望和要求能够毫不走样地在世界舆论中反映出来；因此必须改组古老的殖民制度所遗留的现有新闻机构——以便不会产生障碍，来妨害发展中国家间经由通讯渠道所作的自由而真实的新闻交流，并因而确保全世界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合作不会受到挫折。

我深知我所简述的对于国际局势的关切，显然表示出若干乐观的情绪，这种乐观情绪同本届会议过度繁重的议程相比，似乎是很难取得调和一致的。我们的看法是乐观的，因为它是从我们国家的广大复杂问题的直接经验中所产生的。秘鲁革命政府已准备在总统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贝穆德斯将军的领导下，在这个伟大的第二阶段，把最初几年内业已播种的初期革命成就，予以巩固和发扬光大。

秘鲁全国人民和政府正团结一致，对发展不足的结构情形，进行长期的斗争。秘鲁是一个革命的国家，它已高举起社会正义、独立和自力发展的旗帜。我们的革命重新坚定了思想主张的立场，奉献于拉丁美洲、第三世界和不结盟的天职，这种天职确定了我国外交政策的意义和计划。

我要重申两星期前我在这个大会堂所确认的一点：秘鲁今天的革命是同一九六八年开始创造我国历史的革命一样的。它所以是一样是因为它持有同样的革命法统的称号：自由、正义和结构转变的使命，借以达成一个以全民参加的社会民主为前提的新秘鲁社会，其基础是：由秘鲁人民参加的政治制度；多元的经济制度，以社会财产为优先部门；以及以道德行为和价值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特别重视正义、自由、团结、创造和对于人类的尊重。

就象秘鲁内部结构的转变非常深远，使人民得以参与变革的过程和福利的情形一样，将来国际秩序所采取的结构，也一定要使第三世界的利益，能够由于其切实到场参加决定和执行的措施而得以促进，使第三世界长久存在。

西索科先生(马里)：大会选举阁下为第三十届常会主席，是对阁下的卓越政治才能和贵国对联合国的一贯支持表示钦佩。

在双边的地位上和通过欧洲经济共同体，同卢森堡享有友好和合作关系的马里对于这届大会的主席人选感到非常满意。因此，我国代表团由衷地向你祝贺，大会对你所表示的信赖，我们并愿向你保证我们坦诚和忠实的合作。同时我们也向各位副主席和主席团的其他成员表示祝贺。

我愿借这个愉快的机会再度祝贺我的弟兄和朋友，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大会第二十九届常会和第七届特别会议主席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感谢他的正直和个人的努力，这使大会的工作具有了一种新的生气。

第二十九届常会所作的值得赞扬的其他重大决定包括暂时中止南非叛徒国家的参加本届大会的资格和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具有自决如归还家园的权利。这些明显标志着本组织近来所发生的变化。事实上，在联合国的历史上，这些决定是难得的，因为联合国一向为那些违反宪章内容与形式的私人利益所操纵。

至于刚结束的第七届特别会议，虽然它没有达成所有的目标，但是它的成果绝不是消极的；尽管各方之间存在着各种分歧，尽管有各种另有目的的批评，我们认为，特别会议在使我们恢复南北两半球之间的对话方面获得了成功——在第六届特别会议期间这个对话曾经受到阻碍。

我国代表团欢迎经过艰苦斗争而获得独立的莫桑比克、佛得角群岛以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兄弟人民的可敬的代表们参加大会。我们向这些国家在争取神圣的自由事业的斗争中牺牲的所有人民致以虔诚的悼念。

我们也同样向葡萄牙人民致敬，在一九七四年四月他们同非洲被压迫的人民携手，向里斯本的法西斯和殖民主义的政权进行斗争，从而在南部非洲白人势力堡垒的两翼打开了几个大缺口。

我国代表团也向在本届会议开幕的同一天获得独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人民致以热烈的欢迎。

现在高棉人民的真正代表回来了，而再度取得了他的席位，五年以来，这个席位一直被柬埔寨国替国际帝国主义效劳的傀儡和卖国者所占据。三月和四月间，印度支那境内侵略部队的瓦解再度显示了人民是不可屈服的，而世界上的物质力量不管有多雄厚，也征服不了他们要自由独立地生活的决心。

今天，阮文绍、阮高奇、龙诺和其他集团怯懦地逃离他们的国家，而在台湾或美洲的某地过着逍遥的流亡生活。

在第二十九届会议上放言高论要夺取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和柬埔寨民族团结阵线的代表权的声音现在在那里？

他们耽搁恢复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席位达四个月之久，这是他们蓄意拖延高棉人民的痛苦，加长反动政权的支持者发动的凶恶战争的受害者的名单。

事实上，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至一九七五年三月，又有 20 万人在爱国者和篡夺者之间的斗争中伤亡。这是搪塞推诿致使高棉人民付出的惨重代价，也是本大会在解决柬埔寨危机上的一大失策。我国代表团希望本组织今后在讨论所须处理的和平与国际安全的任何问题时将永远记住，牢牢记住这点。

马里自始至终都站在柬埔寨革命的一边，认为英雄的高棉人民的胜利就是全世界所有的进步力量的胜利。因此，我国代表团向出席本届大会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真正代表致敬，并向他们保证兄弟般和战斗性的合作。

我国代表团也愿意对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在纽约和世界各地为加强联合国维持和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务作出不懈不怠的各种努力表示满意。

今年我们庆祝联合国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我国代表团不预备开列联合国的功过，只想回顾一下这三十年来联合国所采取的各种行动。

虽然宪章宣称联合国的成立是欲免后世再遭战祸，促成社会进步及较善的民生，但是事实上一开始联合国就只关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欧洲出现的两个集团的共存问题。

盟国对威胁到这两个集团生存的轴心国家作战，但是在思想上这两个集团是水火不相容的。

它们设立联合国的唯一共同理由就是恐惧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再度兴起。当时的国际安全保障只是为欧洲设想而已。和平的观念本质上没有今天那样具有普遍性。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对劫掠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战争和帝国主义战争仍然漠不关心的原因。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受害者外交上和物质上的支持。

这也就是为什么联合国在一九五〇年违背了宪章的原则卷入朝鲜问题，卷入冷战的教条主义者所谓的“共产主义渗透东南亚”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四七年，印度和其他国家在联合国痛斥的种族隔离的悲惨问题得到西方集团的积极支持和串通而继续毒害着南部非洲的原因，西方集团通过多数会员国控制了本组织。所有的决定都是为这个集团的利益着想，而第三世界只占非常有限的地位。

同时，两个集团继续进行冷战，双方都试图扩展势力范围或称霸全世界。因此，两个阵营就开始进行武器竞赛。

第三世界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而在国际舞台上出现，这是联合国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本组织原由 51 个国家组成，现在已有 140 个会员国，代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

新兴的国家拒绝受共同霸占世界的两个集团的操纵，它们基于共同的命运自己组织起来，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就这样，不结盟国家运动、非洲统一组织和七十七国集团诞生了。它们加入国际生活，使本组织的势力均衡起了根本的变化。从此宪章的目标对会员国有了实质的意义。和平不再是欧洲专有的特权，在开始时欧洲是多数创始会员国所关心的焦点。但是不幸的，这种发展即使不被在本组织享有特权的那些大国的嫌厌和缺乏诚意所破坏，现在也已经停止不前进了。

美国刚在安全理事会使用了它的否决权，假借普遍原则的名义阻止接纳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成为联合国会员国，这真是命运的嘲弄。

无论在和平、非殖民化、经济发展或人权问题上，我们所作的决定都要继续向大国的轻蔑和固执进行斗争，这些大国一心想要维护它们以往所取得的与宪章崇高理想大相径庭的特权。

联合国受这些大国的惰性的阻挠而不能有所行动，对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大陆上所发生的罪恶昭彰的违反和平的事件以及国际局势的逐步恶化，它也只能袖手旁观，无可奈何。这些大国之中有些国家执行的动乱政策继续在世界几个区域制造混乱不安的局面。

我们完全赞成赫尔辛基会议的最终议定书，但是它不能使我们忘记丑恶的种族隔离政策仍在毒害着南非、南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而朝鲜仍处于分裂状态；由于我们的串通共谋，特拉维夫不顾本组织就阿拉伯—以色列的悲惨危机所作的各项有关决议，继续在中东公然违抗我们，又跨国公司继续不断地在破坏各国的民族主义和进步的政府。

更严重的是，尽管已经缔结了各种国际裁军协定，但武器竞赛还继续在纵向和横向方面进行。每年在武器方面要浪费 3,000 亿美元，损害了人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显而易见的，在欧洲出现的缓和并不能解除我们对人类前途的疑虑。

和平应普遍存在，它不能只存在于某一区域，更不能只存在于一个国家集团。和平如非全球性，根本就无和平可言。因此，欧洲的缓和虽然对国际的安全是重要的，但却只是其组成因素之一而已。它在我们促进世界和平的总攻势的范围内应该只占这样的地位。当然，我们应该尽力实现和巩固它。

没有军事缓和的配合，政治缓和是靠不住的。核大国庞大的军火库不断的加强和死亡基地在全世界的扩散似乎不能在国与国之间创造为我们所展望的全部、彻

底和有节制的裁军建立真正对话所不可缺少的信赖气氛。

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在这个问题上所缔结的各项国际协定都不能针对问题的根本而只能涉及些次要方面的原因，因而纵容了这种致命武器作纵向的扩散。

目前世界的不稳定也是造成互相平衡裁减欧洲部队会议冻结的原因。

在地中海区域和亚洲——更确切地说，在塞浦路斯、中东和朝鲜——继续存在的严重危机是任何时候都可能引起威胁人类大屠杀的炸药。因此我们充分了解欧洲和亚洲两侧的脓疮对世界造成的严重危机。

关于塞浦路斯，秘书长应继续向有关各方从事斡旋，因为联合国是两族之间进行谈判最适当的场所。这种谈判只有在绝无外界干涉之下，才能获得成功。国家的主权、岛屿领土的完整及其政府的不结盟政策都应不惜一切代价加以维护。在这些条件下，也只有在这些条件下，塞浦路斯的人民才能获得他们所渴望的和平。

关于中东危机，它的解决端赖以色列无条件地撤离所占领的一切阿拉伯领土和将国际犹太复国主义所篡夺的家园归还巴勒斯坦人民。接着一九七四年承认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后，大会应在本届会议上采取决定性的步骤以执行这项决定。这是对特拉维夫政府二十七年来不断地向国际社会挑战的唯一可能的答复。

恢复这个区域的和平需要有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一九七三年十月以来中东“不战不和”的状态本身就埋藏着有一天可能席卷这个区域的战乱的种子。

一九七五年无可置疑地是多事的一年。上半年的特等大事就是印度支那境内侵略部队的瓦解。结束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长和最凶恶的战争，而捍卫祖国神圣领土的英雄的印度支那人民取得了胜利。粉碎了物质优越论的神话。全世界把越南人民的胜利当作自己的胜利而为之欢呼祝贺。越南人民取得了自由和独立之后正准备从事重建国家与和平统一祖国的工作。这个国家的国父，伟大的胡志明的遗志终于获得实现。我国代表团庄严地向他致敬。

美利坚合众国还没有从在印度支那遭受的败仗中复原，就一心一意想在安全理事会使用它的否决权，阻挡接纳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加入联合国，这是令人惊奇的。今天的国际气氛并不适宜于“一揽子交易”那种卑鄙的买卖勾当，是冷战遗留给我们的破烂货。

更严重的是，汉城当局用压制民主和人民力量来自保，这不是代表朝鲜南方的政府。因此，它不能希望以处理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的同样方式来处理它，因为根据国际法的规定，越南这两个国家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对联合国来说，朝鲜仍然是一个违反其人民的意愿而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联合国就这个问题所通过的一切决议都确保其国家统一的本质和维护其领土的完整。因此，根据本组织就这个危机所作的最初的决定之一设立了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本组织不事先取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同意而认为汉城政权符合作为本组织会员国的标准，这是违反它本身所作的各项决议的。

无论如何，在这方面具有权威性的法理仍然存在，而最近它才被运用过。汉城傀儡集团的命运不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的命运同日而语。既然已保证了朝鲜的领土完整，本组织凭良心就不可能决定朝鲜分裂否则就损及了领土完整、因为事实上向本组织所要求的就是领土完整。美利坚合众国引用所谓的普遍原则来掩饰它的讨价还价，是欺骗不了任何人的。

承认汉城政权具有作为本组织会员国的资格当然不能解决朝鲜的危机。根本的解决方案在于联合国从朝鲜撤离，并使停战变为真正的和平协定。这就是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提出以供大会审议的决议草案内所作的建议，这项决议草案由于大会绝大多数的赞成而获得通过。

在我就战争与和平问题总结发言之前，我要谈一谈造成非洲不安定的主要原因之一的殖民主义问题。这种违背时代的现象在六十年代一度遭到挫败之后在七十

年代的开端似乎又变得安然无恙了。但是随着一九七四年四月里斯本法西斯和殖民主义政权的被推翻，非洲的非殖民化有了一个转机。事实上，四个葡管领土中，已有三个获得了主权国家的地位，而今天都成为本组织的会员国。至于第四个领土，即安哥拉，虽然已定于十一月十一日宣布独立，但是局势越来越令人惊恐。

外国阴险地插手干涉使安哥拉国内的各方立场激化，并使内部局势益趋恶化。我国政府对这种外国的干涉表示痛惜，并加以谴责。为了停止内战持续下去，我国代表团向安哥拉各民族解放运动紧急呼吁，促请它们消除异见并在预定国家获得独立的日期之前采取团结的行动。我国代表团又吁请本组织的所有会员国不要干涉安哥拉的内政，并尊重安哥拉领土的完整。无可怀疑的，十四年来安哥拉人民为争取独立和自由在反萨拉萨尔和卡埃塔诺殖民主义政权的斗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将会调解分歧，团结一致，以便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这天负起他们的责任，他们所有的责任。

自从非洲统一组织七月间在坎帕拉举行上届的国家首脑最高级会议以来，科摩罗独立国就成为非统组织的成员国。本组织应充分顾及这一点，保证该国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

尽管在非殖民化方面有一些令人满意的发展，非洲大陆，特别是南部非洲，仍然处在种族隔离主义和殖民主义政权的占领下。在阿扎尼亚和南罗得西亚，白人少数人顽固地执行他们的分离发展的政策，在纳米比亚——联合国的托管领土——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组织了一个伪装的协商会议，目的是要将种族隔离政策制度化，加速将纳米比亚并入南非种族隔离主义国家的步骤。

面对着这些公然藐视宪章原则的叛徒政权，联合国应终止这种情况并负起它的职责。

马里代表团重申它对全世界为自己国家的独立而进行斗争的各民族解放阵线作无保留的支持。

不幸的，国际政治局势固然不稳定，世界经济局势不幸也是如此。事实上，

由于决定国际经济关系的各项原则的不合理，世界日趋分裂成为两个——贫穷的世界和富有的世界。不过，最近的能源和原料的危机及时显示了国与国之间相互的依赖关系。不管是富有国家或贫穷国家，没有任何一个能避免通货膨胀或继之而来的经济衰退的影响。现有的秩序似乎在它本身所带来的不合理和矛盾的压力下正在分崩瓦解。

召开特别会议的目的是要把世界从所遭受威胁的混乱局面中解救出来。那一届特别会议认为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必要的，这个经济秩序将以世界收入的公平分配作为基础。我现在指的是一九七四年由不结盟国家倡议而召开的第六届特别会议。那一届援救会议所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受到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的抵制，它们企图保全从旧秩序中已获得的各种特权。

第七届特别会议给我们一次机会，说明我们对发展与合作的观点。因为这些问题已经彻底审查过了，我国代表团自动不愿再就这些问题展开辩论。

我在这里只想提到一点，就是经过长久和费力的谈判之后，第七届特别会议终使南北两半球能够就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问题恢复谈判。

具有实现普遍原则的趋势的一九七五年的联合国不是一九五〇年代的联合国。今天，它不能对维护一些会员国的利益而有损国际社会大多数的利益的各项安排感到满意。这一次勉强地避免了冲突。

第三十届会议给我们一次机会继续进行对话，计划更广泛的国际谈判，以便使我们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奠定基础。我们必须能克服我们的局限，以便掌握和指引大局，为我们社会的演进负起全面的责任。

三十年对一个人，就象对一个象我们这样的组织一样，正是跨进成熟的阶段。在这种年纪，不容重蹈少年时代的履辙。这是我们在第七届特别会议已经证实的。如果我们有诚意解决世界在这段演变的决定性时期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本组织必须仍本着共同担当的精神迈向这个新的阶段。无论如何，这是我们为了重生必须要付出的代价。这是要由大会作出决定的。

班达先生(赞比亚):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的第一天发言,能够首先热烈祝贺你当选,非常荣幸。主席,在你主持我们希望获得丰硕成果的这一届庄严大会的会务时,我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的充分合作。

我愿借此机会重申我国代表团对你的前任,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阁下主持本组织第二十九届常会和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的服务态度,表示敬佩。我并愿借此机会向本组织的秘书长和他属下的工作人员孜孜不倦地努力于追求世界和平的精神致敬。

我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以极高兴的心情向莫桑比克·佛得角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代表们表示祝贺和欢迎。经过长期光辉的斗争,这几个国家的独立标志着非殖民化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们加入联合国说明了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应可激发我们全体对种族主义和少数政权统治下的我们的同胞人类,给予更大的支持。

这一届大会是紧接着不结盟国家外长利马会议之后召开的。利马会议对国际局势的政治和经济方面作出了全面的、坦白的的评价,在探讨新的世界秩序方面,辨明了重大和具体的行动领域。因此,利马会议是一向支持人类全体正义、安全、和平、经济和社会发展事业的不结盟国家在这方面的又一贡献。

我国代表团深信,不结盟国家在利马通过的各项正面和重大的决定,将大大促进本届联大的工作。这诚然是事属必然的,不仅因为不结盟运动代表了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也就是本组织——联合国的原则、理想和宗旨。不结盟运动因而成为这个重要国际组织的最大的维护者。

讨论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几天以前方才闭幕。那届会议讨论了当前国际生活中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同第六届特别会议一样，它是在不结盟国家的倡议下召开的，表明了这些国家持续不断的努力，多方设法，通过合作和协商来解决国际问题。

我国代表团在利马会议时表明过，应该实事求是地把第七届特别会议看成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一漫长艰难的工作上的一个重要步骤。

在这方面，利马会议的重大成果代表了为实现公平分配世界资源和现代生活便利这一共同事业的一个重要层面。利马会议明显表现了发展中国家之中加强真正团结和集体自力更生的真心实意，作为消除它们个别弱点的一个先决条件。这共同事业的另一层面就是最近一些国际会议所正当关心的主要问题。这些会议和特别联大的用意和目标在于以一套新的、不偏不倚的国际行为规范为基础，消灭国际经济制度中普遍存在的过份不均、依赖和不平等的关系。

紧接第七届特别会议结束之后，我们都热烈地致力于审查十五天紧密谈判期间所得到的结果。根据初步估计可以断言，这些谈判是令人满意的。特别是贯串在这些谈判中的富于建议性的、积极和坦诚对话的精神，如能继续保持和发扬，必可加强联合国的威信，有利于其崇高任务的实现。

在国际磋商的最近这个阶段里，我们可以在条件优厚的若干磋商伙伴的表现上很清楚地看出，它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它们早应该认识的世界是一个整体的事实；它们认识到，在这个世界里，富足和权力垄断不可能平安无事地与贫穷和剥削共存；也认识到由于这个世界种种问题的性质如此，必须有一个全球性的完整反应方式，让所有国家都能够在平等和充分尊重他国主权的基础上参加工作。

任何这种改变良心的积极态度都是一种令人欢迎的善意表示。这是一个基于真正伙伴关系认真磋商的新时代的前奏。现在需要把这种态度在所有有关领域内变为具体行动。

我国代表团欢迎对发展中国家受影响最严重国家以及类似我国赞比亚这样地理和地理政治位置极其不利国家的需要的特别措施所给予的重视。就后者来说，我国代表团要敦促本届会议贯彻本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的决议，适当地审议秘书长关于设立特别基金来津贴内陆发展中国家额外运输费用的报告。

我国代表团希望第七届特别会议的精神，在各有关国际讲坛上正在进行和计划进行的关于其他全球性问题的磋商里会同样地发扬光大。在这方面除其他事项外，我们注意到当前在海洋法会议结构内进行的磋商。我国代表团特别认识到有迫切需要来调节内陆国家和沿海国家的各种不同的合法利益。我们认为，关于进入海洋的重大问题，以及保证公平分配开发海洋与海床资源及利用其他人类共同遗产所得的利益问题，应该获得优先考虑。

我也想简短地谈谈国际妇女年这个问题，我们对妇女年的各项目标已经承担义务。现在世界上有千百万的人一贫如洗，饱尝发展不足的苦楚，世界和平不断受到威胁，千百万人仍然在种族隔离政策和外国统治的奴役下苟延残喘，因此，我们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力资源。我们不能拒绝让世界人口的大半——妇女——充分有效地参加活动。在我们建立和促进一个新的公正国际经济秩序、社会发展和和平的努力中应该使每一个男女都能平等参加工作。我国代表团相信，本届会议会策

划出办法，以便有意义地执行墨西哥城会议所通过的世界行动计划。

在今天的国际局势中可以分明看出很大的积极性的趋向和消极性的趋向。本组织可以感到欣慰的是，印度支那的为时长久、代价重大的战争终于结束了；由于各解放运动所进行的英勇武装斗争，葡萄牙的殖民主义快要成为历史陈迹了；而有关方面也正在认真地努力解决中东和塞浦路斯问题。此外，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会议终于举行了。所有这些都是积极性的发展，都应该会有助于加强国际安全。但是，很明显的，有很多地方还需要继续努力。

国际社会有义务对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人民重建国家的艰巨工作给予支援。朝鲜问题必须解决。南部非洲非殖民化工作的进程必须完成。中东和塞浦路斯的问题必须找到合理持久的解决。军备竞赛必须终止。

我国代表团愿乘此机会向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人民表示热烈的敬慕之情，并衷心祝贺他们的胜利。我们欢迎柬埔寨合法政府的代表参加到我们的行列。在这方面，赞比亚人民觉得很遗憾，美国竟否决了北越和南越要求加入联合国的申请。这分明是一个报复性的举动。尽管美国几十年来加予它们巨大的创痛，北越和南越并没有痛恨美国，而且以令人敬佩的、堪为矜式的态度表示愿意和好；这就使得美国的否决更叫人遗憾了。我国代表团衷心希望，在安全理事会再度审议这两个国家的申请时，美国也能藉机表现出它的愿意和好的精神。联合国绝大多数的会员国已在上星期五不容置疑地表示，它们赞成让北越和南越立即加入联合国。

这使我们想到朝鲜半岛上一个分裂的国家的問題。朝鲜人民是立志要统一他们的国家的。正如他们在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南北联合声明中所表示的，他们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达到这个他们衷心渴望的崇高目标。现在有数以千计的外国军队打着联合国的旗号驻在南朝鲜。联合国扪心自问是不能袖手旁观的。因此，本组织义不容辞，应该帮助促进朝鲜和平统一的进程。这就是说，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使驻在南朝鲜的外国军队不再妄用联合国的旗帜，并且要求他们立即撤离。因为事实上，在南朝鲜驻有外国军队是不利于朝鲜和平统一的努力，是违背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南北联合声明的精神的。

前面我曾提到美国在安全理事会否决北越和南越加入联合国组织这个令人遗憾的决定。美国的藉口是说，安全理事会拒绝审议南朝鲜同样的申请，是采取了双重标准。对于任何想使南朝鲜加入联合国的企图，我国代表团只能解释为想使朝鲜永久分裂下去。北越和南越是彼此自主同意分别申请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而在朝鲜问题上，大家都知道，北朝鲜有很好的理由反对朝鲜南北两方分别——纵使是同时——加入联合国。正在为朝鲜的和平统一作出不懈努力的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宁愿看到朝鲜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加入联合国。

多年来中东问题一直列入大会历届会议的议程。这个问题还可能比任何其他问题更得到安全理事会的注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都通过了许多决议。然而，这个问题不仅还继续存在着，并且今天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

我国代表团看得很清楚，只要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基本问题未得到解决，中东问题仍将继续存在。而且，以色列必须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出。我国代表团欢迎最近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缔结的西奈临时协定，这是达成这个目的的一个积极步骤。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愿对埃及在寻求公正解决中东问题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表示钦佩和支持。

我们赞比亚继续注视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发展。我们对塞浦路斯人民深表同情，多年来他们一直生活在对他们国家的独立、领土完整、主权和不结盟政策的不断威胁之下。为了使塞浦路斯两族可以和睦相处，为促进他们的国家繁荣而共同努力，显然还有一些问题必须解决。在这方面，我们对在联合国主持下希、土塞人双方代表举行的两族间会谈所寄的重要性，我是无法过言的。只有两族间的这种对话，才能解决两方之间的任何纠纷。因此，我国代表团反对对塞浦路斯的内政施以任何形式的外来压力或外来干预。这种干预，不论是以种族为口实，或基于所谓的战略考虑，照我们看来，只有使塞浦路斯问题变得更复杂，并延长塞浦路斯人民的痛苦。

在军备控制及裁军方面，我们没有任何可以感到宽慰之处。相反地，我们有种种理由感到沉痛，感到严重的关切；因为军备竞赛不仅仍在进行，而且在质与量上都有日益加紧的趋势。至于核军备竞赛，由于其内在的可怕后果，令人特别感到忧虑。核武器大国似乎已决心不理睬强烈反对它们这一行的国际舆论。

我们生活在一个遭受饥饿、无知和疾病的世界中。刚结束的大会特别会议，是加速全人类社经发展过程的一项最认真的努力。我们现在共同的责任就是拿出政治决心，坚决地为达成这个目的而努力。停止毫无意义的军备竞赛，把裁

军节省下来费用移用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社发展，的确会对这个高尚的、更值得我们投下时间精力的事业，作出重大的贡献。

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在召开世界裁军会议方面，几乎毫无进展可言。我们赞比亚仍然坚决相信，应该尽快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确，象不结盟国家外长最近在秘鲁利马召开的会议上所同意的，如果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不能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话，那么就应该召开一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联合国今天重大关切的问题之一是大国在印度洋的继续争夺。这些大国不顾本庄严组织所一再请各国充分而且立刻执行《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的要求，反而若无其事地继续拒绝在这方面合作，特别是拒绝与印度洋特设委员会合作。

它们进一步加剧争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胁。我们要促请有关的大国尊重各沿海国家和内陆国家在这方面的希望和意愿，在这方面遵从联合国的有关决议。

我们赞比亚人民觉得，早一点召开一次尽可能最高层印度洋沿海国家和内陆国家会议，将对实现我们把印度洋变成和平区的要求，作出最大贡献。

严格评估联合国的功能和结构的必要，已越来越迫切。不能把这项工作解释为贬低我们组织的生存能力，它在这些年来早已证明它很能够适应新的局势、新的要求的。不过，显然的，本组织活动所在的现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范畴，在其存在的三十年来，不仅已有变化；事实上已经彻底地起了变化。

因此，令人满意的是各会员国已体认到也应在我们这个促进和平、安全和发展
的唯一世界机构中有进行根本改变的迫切需要。所以赞比亚对最近的召开一个审查《联合国宪章》特设委员会，表示欢迎。同样地，我们欢迎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最近设立的改组联合国系统各经济和社会部门特设委员会。

联合国组织继续作为在调和分歧观点、主持谈判和从事承诺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论坛。从最近以及计划的重大会议中所进行的国际讨论的数目和种类上，反映出世界大家庭对联合国继续寄托着希望和信心。对本组织的这种希望和信心也表现在新独立的国家要求加入为会员国的愿望上。

复兴联合国的先决条件在于重建它的权力结构，使它有助于实现我们组织的宗旨和目标。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已是一个无可争论的事实，并且在迅速增长中。它们对本组织成功的贡献继续是非常宝贵的。它们对本组织的希望是极大的。但它们的利益和它们所重视的急务由于一个不民主、不合时代的结构而不能充分实现。

当然，联合国内部的必要结构改变是可以办到的。但是，这些改变的最终达成要看各会员国的政治意愿而定，因为一个组织要成为什么样子是由它的成员来决定的。对赞比亚来说，它愿重申，继续信奉联合国的崇高理想，并保证在执行我们有利于人类的共同决定上给予继续的支持。

我在前面提到过本组织的接纳莫桑比克、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为会员国。我对它们在胜利的进行了把它们自外国控制下解放出来的斗争后，现在加入这个国际家庭，表示了我国代表团的极大喜悦。我们组织今天已更接近所宣告的普遍性原则。但是我们组织会员国普遍性的原则，在一切居住于仍在外国统治和压迫下的国家中的人民，获得合法的自决权利并达到完全独立以前，是无法完全实现的。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我请大会注意南部非洲的情况。在这个地区里，种族主义少数剥削和压迫多数的现实情况，不但其本身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并且一点也不符合本组织的利益。

作为本组织的会员国，因此我们有共同和庄严的责任，支持南部非洲争取多数统治和独立的斗争。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曾经通过许多关于在南部非洲多数统治下实现非殖民化和独立的决议。对这些决议，不仅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不加理会，就连本组织的一些会员国也不加理会。特别是人们都知道某几个西方大国坚持在经济和军事领域从事具有支撑我们这个地区内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的作用的活动。它们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同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勾结，与它们声称希望看到南部非洲发生有利于多数人民的变化的说法是背道而驰的。

赞比亚决心为非洲的完全解放而奋斗。对南部非洲来说，这就是要结束白人少数政权的种族主义统治，实现多数统治。实现这个必然结果的手段，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通过各个解放运动的武装斗争。这两条路就摆在面前，要让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自己去选择。我们已经在《达累斯萨拉姆宣言》中明确地重申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立场。

今年六月，莫桑比克实现了独立；今年十一月，安哥拉也将宣告独立。这些事件戏剧性地改变了南部非洲的状况。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再会怀疑解放南部非洲其余地方的武装斗争的结果。现在，那些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不可能经受得起解放运动的冲击。但是，它们本性顽固，明知是枉费心机，也要竭尽全力，拼死抗拒多数人统治。因此，关于南部非洲的情况，我们正站在十字路口上；必然的变革不是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就是通过武装斗争，而武装斗争必定会造成重大的人命和物质损失。

近几个月来，独立的非洲各国同津巴布韦非洲人全国委员会合作，为通过和平手段在津巴布韦实现多数统治作出了认真的努力。这些努力的形式和精神都符合非洲统一组织的《达累斯萨拉姆宣言》。我们要争取的是老早就该实现的黑人多数统治。它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因此，我们不能容许史密斯政权在这种努力中拖延时间，从而利用津巴布韦民族主义者谈判和平转移权力的耐心和好意。他

的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阻挠了和平变革的努力，因此它必须负担起后果。

我要绝对明白地声明，假如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执迷不悟，使津巴布韦不得不发生武装斗争，我国赞比亚将一如既往，我们将继续全面支援解放运动争取独立的正义斗争。过去，我们曾如此表现；将来，我们也会毫不迟疑地再这样做。由于我们决心信奉本组织宪章所铭记的自由和正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必须这样做。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表达我国代表团的一个期望，希望津巴布韦的非洲领导人能够为了团结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让民族主义运动的队伍发生分裂，正中敌人下怀，史密斯政权最高兴不过。无论是为了进行和平谈判还是武装斗争，团结都是绝对必要的。

南部非洲其余还没有获得独立的国家是通过和平手段或是在战场上实现多数统治，南罗得西亚现在就是一个考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西方国家说，它们痛恨以暴力作为实现变革的手段。然而南部非洲情况的真相是，那些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之所以能够支撑不倒，正是因为它们有若干个强大的西方国家公开的和暗中的支持。假如这些西方国家真正相信南部非洲被统治的人民有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它们必须立即断绝同那些种族主义政权的一切形式的勾结。它们憎恶暴力变革，而不采取任何有助于和平变革的有时效的行动，那是完全不切实际，而且站不住脚的。事实上，这种基于经济上的贪婪所谓的“战略性军事考虑”以及“一家亲”的态度的政策，是对维持现状有利的。

纳米比亚问题对联合国确有特殊的利害关系。南非继续非法占据纳米比亚，就是向我们的组织的权力提出直接挑战。联合国看来没有能力强迫南非撤离纳米比亚这个国际领土，大大地损害了联合国的声誉。但是我们不能说联合国没有权力这样做。因为事实是：安全理事会拥有可以利用的严格权力，但还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试用这种权力。对于争取安全理事会对南非采取有意义的惩罚措施的努力，都被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阻挠了。安全理事会的这三个西方常任理事国，为了保护南非，已经两次共同行使了否决权。我国代表团无保留地谴责这些国家的不负责任行为。它们一方面暴露出它们默许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压迫纳米比亚人民，另一方面对正义与和平的事业作了巨大的损害。

我们的组织必须加倍努力强迫南非离开纳米比亚。南非在纳米比亚的恐怖主义和种族主义活动正在增加。此外，南非还无耻地推行非常可恶的纳米比亚班图斯坦化政策，一种分而治之的政策。简言之，种族隔离的一切罪恶，今天都在纳米比亚横行无阻。

为了瞒骗和混淆国际社会，南非最近在纳米比亚推出了所谓制宪会谈。这些所谓制宪会谈是在没有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喉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出席下举行的。它的明显意图是在纳米比亚人民中间搞分裂，制造敌对矛盾，使他们不和。

南非漠视西南非洲民组和拒绝承认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权力是无用的。南非必须同意与西南非洲民组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共同解决问题。它必须表示认真不苟，同意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进行自由选举，为整个纳米比亚领土作为一个政治个体选出一个制宪议会。只有通过这个在联合国监督和控制下由纳米比亚人民正当选出的制宪议会才有权力为享有主权和独立的纳米比亚国家筹备制宪议会。南非早一些接受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决定，它便可以早一些安排把权力和平地和有秩序地转移给纳米比亚人民。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通过的关于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法令是维护该领土

人民利益的一项重要措施。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应接受这个法令，共同合作予以施行，这样才能实际证明我们认真地分担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责任。

主席先生，我们不能不谈谈南非本身的局势。南非政权必须知道，南非一天不放弃可恶的种族隔离政策，它便永远不会受人尊重，永远得不到国际的接受。南非必须放弃这个罪恶政策，停止发展所谓“本土”，因为这种政策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永远剥削、压迫和迫害黑人多数人。此外，南非政府必须立即无条件地释放目前被扣留或在管制中的南非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它必须准许人民在南非自由进行政治活动，必须接受各民族运动是黑人多数人的真正代表，与他们商量，而不是与所谓“本土”的领袖商量。

在我结束关于南部非洲的评论之前，我必须谈谈安哥拉问题。我国代表团促请安哥拉所有领袖消除分歧，共同协力，在一个团结的安哥拉内为人民谋福利。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不应利用该国当前的局势。绝对不能干预安哥拉的内政，必须维护它的领土完整。我们赞比亚渴望安哥拉如期在今年十一月十一日独立。我们深信，葡萄牙政府在这方面将会如它所必须的遵守协定。

最后，我要重申：赞比亚决心继续支持和执行联合国对南罗得西亚叛徒殖民地所加的经济制裁。赞比亚肩上的庞大经济负担就是这种政策的结果。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愿再向那些给予我们援助以减少我们的经济困难的国家表示感谢。我国代表团希望国际社会将更乐意地给予我们物质上的支持，使我们能更有效地应付这种考验。

沃尔丁先生（新西兰）：主席先生，我真的很高兴有这么早的机会代表新西兰祝贺您当选为主席。历史上来说，新西兰和西欧的关系很重要，而且由于我们要保持我们之间密切的贸易联系，我们参加了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谈判；这些谈判是我国人民的幸福所必需的。新西兰对进行这些谈判时的友善谅解精神，要大大地感激您个人。我们深信您在担任这个崇高的职务期间将会表现出同样的才能和理解。您可以放心在您的困难工作中，我们一定同您充分合作。

联合国成立三十年来，今年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活动是前所未有的。今年是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妇女再次坚持她们同男子地位和机会平等这个尚未实现的要求的一年。她们长期被迫过分负起世界贫穷和偏见的重担。对她们而论，说得很对，空言已无济于事。

今年又是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大力争取获得较公平的贸易条件，以便为其本国人民谋求较好的生活的一年。对这些国家而论，空言无济于事，这也说得很对*。

过去两年来的震荡和经济痛苦前所未有地显示了有采取实际步骤进行变革的紧急需要。其他认识到变革对它们亦有利的国家终于同那些长期以来主张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秩序的国家一道作出要求。世界各国越来越要相互依存已是更为明显的事实。我们欢迎特别会议对变革坚决和一致作出的普遍政治承诺。我们更加欢迎和解和折衷的新精神。我们欢迎他们要摆脱空言，举行表决，采取实际行动的明朗坚强的决心。联合国的效能不是以它的言词、表决或者希望来衡量，而是以它帮助促成更好的生活所取得的实际成就来衡量。联合国成立三十年来所积下的言词记录和决议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实际的成就却寥寥可数。因此，我们必须取得一个较好的平衡，可以使联合国获得新生命，使世界人民具有合理的新希望的较好的平衡。

以后的步骤是决定性的。我们现有一幅地图显示达到新的世界经济目标的可

* 副主席乔杜里先生（孟加拉）就主席座。

能道路。但是大家必须拟定新的道路规则；并且同意保证走得快的旅客不会垄断了公路。那些开步迟的人和想慢一点走的人必须同样可以获得道路的公平使用。有时必须给他们先行权，以便他们也可以抵达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一样，都得作出困难的经济和政治决定。为了更广泛的利益必需采取的措施需要新的政治意志和大众的支持。如此深远的任务决不容易，从来也不容易，将来也不会容易。但是我们至少要决心一试。

去年，我代表我国政府强调指出浪费大量资源作军备竞赛是很愚蠢的。目前的军备费用据估计为三百亿美元一年——全球的每个男、女和小孩要负担七十五美元以上。当想到需要利用所有可得的技能和资本投资来发展新的能源，以帮助提供紧急需要的粮食供应来防止世界大多数人口的身心发育不全时，这种浪费资源的做法令人叹息。

另一个令人深感不安的发展是军火买卖日益增加。我们万万不可将军火看成是为出口贸易赚取金钱的一个正常途径。那些有份参与二十亿美元的世界军火贸易的国家有重大的责任要审查它们的军火销售政策。这需要在共同的基础上进行，因为我们发觉一些国家借口它们不提供军火，其他国家也会竞相提供的。这种论调令人痛心。

我国特别关切核子武器的不断增长及其不可想象的一切后果。我们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紧急就一项全面禁试条约达成协议，永远停止进一步发展和试验新的而且更为可怕的大规模毁灭的方法。但是除此以外，我们需采取实在可以停止和扭转核武器集结的措施。

新西兰政府对法国政府一年前停止在大气层试验核武器方案的决定表示满意；国际法院在去年年底所作的判决中适当地注意到这个决定。我们新西兰政府对法国政府当时的决定表示满意。同时要指出的是，所有的核武器国家，不管是在大气层或地下，继续进行核武器试验；新西兰对此感到遗憾。

有几个能够发展核武器的国家仍未签署不扩散条约；又有些国家不愿意接受由国际管制和监督和平核爆，我们均感到遗憾。

我们认为大家必须有一个全面的禁试条约。我们认为所有国家都必须批准和执行不扩散条约。只要一天不采取这些步骤，就会有更多的人对核武器的集结感到恐惧。反之，如果采取这些步骤的话，就会帮助创造进一步裁军的信心。

只要一天没有全面的禁试协定，只要一天没有朝着这种协定进展的明显迹象，想法相同的各邻国集团要力图减少它们本国人民真实的忧虑是很自然的。新西兰正试图这样做，办法是在局部和地区性的基础上处理核裁军的问题。

第二十九届大会裁军辩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国对建立无核区的兴趣高涨。今年五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审查不扩散条约执行情况的会议的最后宣言充分认识这种步骤的价值。联合国秘书长在他的今年年度报告书导言的重要一节中强调说，无核武器区的办法是没有，也不想有核武器的国家自行采取主动，依靠自己的努力，保证境内完全没有核武器并且增进共同安全的最好又最简易的办法。

秘书长指出过，拉丁美洲国家在地球一个有人居住的大地区朝着这个目标作出了重大进展。多年前我国政府已认为南太平洋的独立和自治国家可以在毗连的地区模仿拉丁美洲国家的做法。虽然南太平洋地区内有一大片海洋，但也有很多岛屿，岛上的居民对核威胁深感不安。今年七月，澳大利亚、科克群岛、斐济、瑙鲁、新西兰、纽埃、汤加、西萨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我们非常欢迎它获得独立及即将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政府首脑在南太平洋讨论会上进一步讨论了建立无核武器区的计划；这九个南太平洋国家一致认为应该进一步研究在南太平洋建立无核区的概念，而且首先应该请求大会核可这种区的概念。讨论会的两个成员国、也是联合国会员国的斐济和新西兰曾提议本届大会讨论有关设立南太平洋无核区的项目。我们了解到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当然很迫切想同所有可能受到该提案影响的国家进行协商。协商业已开始。

我们希望各会员国将这提案看成是对扩大实行无核武器区的概念的广泛愿望作

出的一个积极响应；而且我们请你们将这个行动看成是对核裁军和加强和平的一个贡献。在这个基础上我满怀信心地请求本组织的全体会员国支持我们。

和平大厦是用各种砌块建成的。大国们并没有向我们提供最后的蓝图。有时我们除了从事兴建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我们放好一些砌块、但是不知道最后的建筑物究竟是什么模样。但是我们的确认为，所有能够砌块的人现在都必须开始进行，因为我们最终会利用这些砌块来造成我们大家所期望的和平大厦的。我国政府支持任何有希望对裁军早日取得进展的建设性提案。

接纳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再次成为一件争论的事情，我国对此感到遗憾。这件事情的早期历史是不大愉快的：多年来，由于使用——不如说是滥用——否决权，很够资格的申请国都未被接纳加入联合国。最后，很多申请了很久的国家在所谓“一揽子交易”下一起被接纳加入了。当时那样做歪曲了宪章的规定；但是我国努力寻求积极的结果，认为无限期地排斥合格的申请国是不能容忍的，并且认为需要采取特殊的措施。

自从打破一九五五年的僵局后，大部分的申请都按它们个别的是非曲直得到迅速的处理；很多新会员国轻易地被接纳加入联合国。一些分裂的国家，象德国，朝鲜和越南是主要的例外，并且作为特殊问题看待。之后，正在两年以前，两个德国同时被接纳加入联合国。我们希望这个受欢迎的发展之后是对朝鲜问题取得同意的解决办法，并且在和平解决之后，对越南取得同意的解决办法。很不幸，结果并不可能这样做。反之，发生的情形似乎可能引起更多的争论和怨恨，其中可能拖延接纳几个应该为会员国的国家加入联合国。

因此我想说一说我国政府对目前形势下的会籍问题所持的一般态度。我们认为应该按照会员国普遍性原则来处理这些申请。宪章有关会籍的现行规定诚然没有象我们认为应该的那样，清楚地体现这个原则。我们认为，联合国会籍主要是一种责任。会籍附带有重要的义务，而且不应阻挠任何的自主、独立国家担当这些义务。

这点还不是唯一的考虑。会籍也可以使国家受到国际舆论逆流的影响；它可以帮助调和彼此间的歧见或者起码减轻彼此间的歧见。对所有这些好处都不能轻易忽视。

因此，我国政府赞成接纳北越和南越，北朝鲜和南朝鲜加入联合国、虽然统一可能仍然是这些国家的最终目标或者甚至是首要的目标。我们知道北朝鲜目前并不催促它二十五年前首次提出的申请；但是我们认为这不是拒绝接纳南朝鲜加入的正当理由。有人批评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将南朝鲜的申请同北越和南越的申请混为一谈。但是如果反对这个做法的话，也要同样反对那些坚持南朝鲜的申请只能同北朝鲜的申请一道考虑的人的态度——换句话说，就是这两个国家必须一道申请的态度。如果将南朝鲜的申请同南、北越的申请混为一谈是不对的话，那么将南朝鲜的申请同北朝鲜的申请混为一谈也是不对的。安全理事会未能认可北越和南越的申请，我国政府感到遗憾。我们希望安理会早日重新审议这两个国家的申请以及审议南朝鲜的申请。

我国政府相信，为了达到会员国普遍性，宪章有关接纳会员国的规定应予简化。我们认为一致意见的规则不应用于安全理事会对会籍申请的审议，而应以适当的法定多数取代。接纳新会员国的标准应该是独立国家一般公认的标准。

我们的普遍性哲学产生了另外一个后果，而且这个后果跟那些不执行宪章义务的会员国有关。我国认为，普遍性哲学是同援引宪章第六条的除名规定这种最近变得很明显的趋势相对立的。我们认为开除会籍是最后一着，而且它的实际价值是靠不住的。如果可以对不断违反宪章的会员国可以规定作出多种的制裁，其中包括暂停其行使部分或全部的权利及会籍的特权，我们则可以作出很大的改善。但是，我们不应解除受制于这些措施的会员国的会籍义务。我们认为这是目前的除名条款的一个严重缺点。

新西兰是非殖民化进程的坚决支持者，也是宪章规定的种族平等原则的坚决支持者。过去一年来，我们曾非常关切地注视南部非洲的发展。当英联邦政

府首脑五月在金斯敦会谈时，我国总理幸有机会同联邦成员国的非洲国家政府首脑讨论了南部非洲的局势。新西兰充分赞成联邦总理们表示的意见，其中包括那些有关对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实行制裁，以及有关援助南部非洲的很多土著人民的意见。

自上届大会之后，南部非洲已在某些方面有令人鼓舞的进展，但在另一方面的发展是令人不安的，又在其他方面的前进速度甚至是令人失望的。

自从联合国一年前接纳了第一个获得解放的葡萄牙殖民地几内亚—比绍后，再有三个从前受葡萄牙统治，最近独立的非洲国家加入了联合国。我借这个机会特别欢迎这些国家的代表。我国了解到这些新政府经过长期的自由和独立斗争后所面临的特别问题。

非洲葡属殖民地的非殖民化已根本地改变了南部非洲的均势。这个变化随着带来了解决南罗得西亚问题和纳米比亚问题的新希望。在南罗得西亚，以大多数人统治为基础的独立目标一年来有时似乎更为接近。我国政府仍然热诚地希望迅速和平地达到这个目标。我们相信史密斯政权会充分利用很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以谈判来达成解决。英联邦政府首脑在金斯敦指出，如果史密斯政权堵塞和平解决的途径，武装斗争加剧进行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接近一九七四年年底时，南非总理请求给他本国政府六个月来表现对这些问题作出进展的决心——这些问题曾引致大会拒绝接受南非出席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代表团的全权证书。六个月已过去，联合国有权询问实际上已作出了什么进展。

在积极的方面，我们要承认，南非政府发挥的一个建设性的作用是使史密斯先生同南罗得西亚各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会谈。

在消极的方面，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南非政府很少显示出有任何放弃其令人不能容忍的种族隔离政策的意愿。对大多数的非白人人民来说，南非仍然是一个警察国家，其内部的种族歧视并不单是出于愚昧和偏见，而且是基本的政治和法律

制度上扎根的一种基本教条。

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立场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南非在法律上对该领土没有权利主张。情形很简单：应该尽早在联合国监督下，给予全体纳米比亚人民行使自决权利的机会。如果南非对这些问题不改变主意，就休想恢复它在国际社会的合法地位。

因为东亚和东南亚是新西兰主要关心的地区，所以我在结束前不得不就过去一年来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作出简短的评论。

印度支那的长期军事斗争已经終了。那里的政权已经易手，而且无论我们对此所持的意见如何，我们大家都必须对斗争的结束感到可喜。如果我们国际社会愿意听取的话，我们从印度支那经验中可以吸取一些教训。

现在需要的，不是互相指责，而是本着和解的精神和愿意帮助重建的工作。有一些国际机构已进行这项工作，它们的支持是很宝贵的。我国政府也作出它的一份贡献。如果我们接到请求，我们会乐意不考虑到意识形态，在任何方面协助进行发展方案。

东南亚其他地方的变化可能没有印度支那的那样激烈。但是进行中的发展工作看来对该区的前途一样的重要。我们特别高兴见到一种真正的区域精神在成长。东南亚国家协会的进展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该协会五个成员国在设法用新办法解决旧问题上显示了一种团结感和共同的目的。新西兰很高兴以实际的方法向它们的集体努力提供支援。

我们期待有一天可以同它们以及印度支那的国家，以合伙人的关系，在更广泛的区域合作计划上一起工作，因为这就是将来的方法。

我国政府觉得亚洲的动向是令人鼓舞的。不过，朝鲜局势仍然是严重忧虑的根源。那里的控告和反控告，威胁和反威胁所导致的持续不断的紧张状态，是一个时代的遗物。

朝鲜问题列在大会议程已有二十五年。对一些国家来说，朝鲜可能是很遥远的，而且那里的历史事件可能变得日益模糊。但是在审议这个项目时，如果忘记它牵涉到很多大国的利益的话，那是很不智的。朝鲜是一场可怕的战争现场；如果不小心处理，可能再度成为可怕的战争现场。联合国最关心的是和平。我们有责任作出有助于和平及和解的决定，而不是作出助长不安和持续的苦难的决定。我国政府热诚希望在今年可以找出一个为各方当然尤其是两个朝鲜国家所接受的解决办法。如果这样的解决办法需要将联合国司令部解散的话，那么我们有责任保证作出充分的安排来维护朝鲜人民的和平及幸福。

最后，我们每一届大会开始时举行的一般性辩论，给每一个会员国不论大小贫富一律有一个平等的机会。就它认为重要的事情老实坦率地发表意见。事实上，这不但是一个机会而已；这是一项权利和责任。每个会员国都一样有责任帮助解决联合国面临的问题，并且依照本身的能力向所需的资源作出一份贡献。新西兰已就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发表了意见。我重新保证在找寻公平和建设性的解决办法上我们将尽我们的一份力量。

博尔戈诺博·波尔先生（萨尔瓦多）：主席先生，在我发言之前，我特别感到高兴能代表萨尔瓦多政府和我国代表团对你被一致推选担任第三十届大会主席致以我们最热烈的祝贺。你多方面的才能和卓越的政治及外交经历保证这个重要的论坛一定会完满地执行大家交托给它的任务。

我又很高兴借这个机会向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阁下在担任上届大会主席期间的显著成就表示应得的感佩。他在上届大会期间表现了他杰出的领导才干和对和平及进步事业的绝对专心。

萨尔瓦多特别欣慰地向加入联合国的弗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莫桑比克三国表示最热烈的祝贺。这一定有助于联合国的加强，因为联合国的目的之一是成为一个真正普遍的论坛。

本届大会标志着联合国的第三十年工作。这是一个分析联合国对困难的任務取得什么成果的最好机会。三十年来，世界已有这样多的变化，应使联合国宪章适应新的现实，重新安排和改善现有的工具，以便将三十年来演进出来的共存和合作原则变为事实乃是非常适当的。另一方面，专门从事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第六和第七届特别大会有希望的成果在这个将理论变为实践，目的变为行动的阶段，应该优先加以考虑。

今年的周年纪念应该促进会员国有更广泛地找寻可以解决影响国际社会严重问题的办法的愿望。

近几年来，萨尔瓦多代表团在大会中的发言中，专门是对大会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表示我国的立场。由于现在的政治缓和以及持续的世界经济危机，这一次我们要采取一个普遍的方法和呼吁各国表现出合作的精神（一定要有这种精神才能使人民与人民，区域同区域之间的了解发生效力），并且能够从事处理今天的问题。

当前的世界政治型式的特点是争取和平及发展的努力日益增加。这一点从大国之间的谅解程度便可以看得出来：由于这种谅解才能使国际政治生活获得相当程度的和谐。

各大国之间的这种和睦关系是符合世界所有人民的利益的。因此，我们大家必须一致努力，来保持这种谅解和尊重，并且消除国际关系上可能随时挑起世界战争爆发的冲突因素。

因此，继续对仍然留成爲国际磨擦中心点的新、老殖民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歧视和剥削进行斗争是无比重要的。只要统治的压迫方式继续存在，这场斗争就一定会坚持下去；因为信奉自由、正义和尊重个人尊严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我们很高兴见到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不结盟集团的国家为发展这些价值所采取的行动。我们又要强调联合国为同一目的所发挥过的重要作用。

关于社会经济危机，我们要指出，从高度发达国家的代表所作的重要发言来看，

发展中国家日益增加的要求已终于获得同情的接受。

我们欣慰地欢迎为国际合作提出新的方法；而且由于这些新的可能性，我仅愿说，只要它们是以公平，主权平等，相互依存和共同利益为基础，萨尔瓦多都愿意参加提议的合作制度。以公平为基础的谅解和合作可以使发展中国家有更高的生活标准，可以使发达国家有更美好的生活。因此两者是相互有利的。

真正执行这些新方法可以有助于减少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以及改善千百万人现在遭受的非人生活条件。虽然如此，如果不将言词变为事实，经常或不断地笼罩着很多国家的饥荒有一天甚至可能降临到那些目前认为它们没有这个威胁的国家。萨尔瓦多是受到目前世界经济危机最严重影响的国家之一。否认这点是很愚蠢的。虽然可得资源有时限制了我们的努力，但是我们正用我们可以用的方法克服我们的困难。因此，萨尔瓦多认为，没有国际合作的支持，贸易条件不作出重大的改善，就无法达到提出的目标。所以，我国政府对高度发达国家接受有关建立一个国际经济关系新制度的想法表示欣慰。

第七届特别大会的结果及其宣言里提到的合作和对话的方法，使我们对提议的措施将要执行具有很大的希望。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国际缓和，经济危机以及政治意志所表现的合作必定导致和平与发展的加强。大家一定不要让这个时刻溜走。大家都有责任本着团结的精神，参加这项国际合作，以便保证大家都得到欠缺的技术和资本资源。这样可以使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国家皆能够按照每一个国家的特殊情况，沿着它们行使自己主权自由选择的道路，继续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因此，这项国际努力一定要成为一体化的长期方案的组成部份；因为临时凑合和采用互不相干的短期措施会引起曲解和无意义地浪费精力和善意。联合国在这个必需的长期规划中必须发挥一个主要的作用，从而在普遍的进行方法同各国的国内政治纲领之间取得协调。在广泛的合作方案之内，应该适当注意农业的需要和全球的粮食需要，尤其要顾到发展中国家的严重问题。因此，联合国粮食和农

业组织的目前结构应该有进一步的变革，鼓励它按照本身的职权范围，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范畴内，作为取得一个更有动力和真正的国际合作的协调机构。

我们特别重视的另一方面是财政盈余，更广义地说，是日益增加的世界财富的利用问题。我们认为少数国家累积的财政盈余应该存放在贷款方案内，使多数国家可以克服妨碍它们经济成长的障碍。对重新分配世界财富问题应该作出一个研究，这点很重要；因为有些国家所达到的资本成长水平，它们不能够在国内的发展方案中加以利用。因此，先通过建立公平的贸易条件及使发展不足的国家可以得到财政盈余，再建立一个重新分配世界收入的制度是相互有利的。进入工业化国家的市场应该包括在方案内。在这里应该认真考虑合理的国际分工，因而也应该认真考虑区域之间的互补性，以便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有效地生产它最善于生产的项目。

我们也支持另外的一个提议，即建立一个财政基金来帮助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并且帮助它们维持储备金以稳定它们的主要出口产品价格。建立区域的机关是合作和协调经济政策的恰当方法；这些机关执行跨国的方案，以便能够更好地利用会员国的自然和技术资源以及策划综合和互相发展的方法。当然，这些机关应当兼顾到经济上比较最不发达的国家的具體特点，以便可以给予它们有利的待遇，并且通过它们参加机关的工作，可以改善它们的经济状况。所以萨尔瓦多本着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及行动纲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精神，对建立一个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拉美经体）的倡议给予坚决的支持。

订立一个新的海洋法对人类的前途无比重要。因此，这个做法一定被认为是国际合作的最伟大例子。指定海床和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洋为人类的共同财产，并且建立一个世界的权力机构来管理这个区域，是这一代可以留给后世的最伟大遗产。

我们想提到的另外一个进展是，很多国家承认二百海里的邻接区为沿海国管辖范围内的一个区域，在开发可以再生和不可以再生的自然资源时沿海国对其行使主权权利。我们认为不管给予这个区域一个什么名子，达成这个协议可以帮助对其他各点达成协议。签署和执行海洋法公约将会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法律事件，它

对和平以及人类福利的重大影响是想象不到的。因此，所有参加这一场困难谈判的国家必须为其共同的福利和普遍的利益作出努力，以便将这件伟大工作完满地结束。

我国政府愿强调指出，联合国系统的专门机构内的高级人员职位并没有充分地代表某些区域。这是因为人们没有充分执行公平的地域分配的原则所致。尊重这项原则是使世界组织的结构维持一个公平的均衡所必需的。漠视这项原则会违反世界各区域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担任专门机构高级行政职位的权利，并且会限制它们的影响和对研究以及解决最重要的国际问题的参加。因此，我们吁请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充份支持这项原则；它对维持本组织内的和谐和公平的均衡是十分重要的。

我国今天所表示的立场和看法体现了我们决心有力和有效地参加世界争取和平及进步的努力。如果我们给予国际合作适当的支持来辅助每一个国家取得其本国发展的努力，则这个时刻可能是导致一个幸福时代的重要时刻。

恩查马（赤道几内亚）：主席，我在这庄严的大会上的第一次发言，首先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和我自己，诚恳地祝贺阁下被一致地推举担任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届大会主席。我们深信以阁下优越的品质，举世闻名的外交和政治才能和经验，我们的各种问题将在阁下英明客观的领导下得到成功的解决，使联合国自一九四五年成立以来一直在为真正的和平安全和人类福利而从事的努力以具体的形式体现出来。

我们也要向阁下的前任，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阿布都拉·阿齐兹·希特弗利卡致敬，因为他领导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九届大会和第七届特别会议干劲十足，办事有效。我们从这个讲台诚恳地祝福他身体健康，事业成功。

同样地，我们也希望透过阁下，向新当选的其他主席团成员祝贺。我们深信，他们共同的努力，加上我们的，将有助于做出公平的决定，而使得本届大会在历史上留名。因为政治、经济、社会各种严重危机正袭击着我们的世界，而每一种危机都需要国际社会做公正、有决定性而中肯的调停。

虽然在过去三十年来联合国确实做了不少努力，也得到了很多成果，现在世界局势确实还需要这个和平机构——联合国——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在非殖民化方面，联合国成立以来一再加紧不懈的努力，达到亚非拉新国家相继独立的最高潮。今天我们庆祝莫桑比克，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科摩罗群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新国家的独立。我们欢迎这些来加入自由独立主权国家行列的英勇的人民。我国代表团恳切期望国际社会能够给它们为了建设国家作出更大牺牲所需的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

我们欢迎这些新国家的努力，他们以勇气和武力，赢得了许多世纪以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强国从它们身上剥夺了的独立。他们的获得独立以及莫桑比克，佛得角和圣美多，普林西比等国的获得进入联合国大家庭，对那些正在为彻底解放而斗争的民族是另一种刺激和鼓励。我国代表团向那些刚加入这大家庭的新会员国致敬。它们的参加，使这个组织的全球普遍性发扬光大。我们深信它们的参与

我们的工作，以及它们在政治上的成熟，将起鼓励作用，使联合国加强它所需要采取的行动。我们欢迎它们，并希望它们能在这里找到它们在过去数百年来从未享受过的温暖。

然而，尽管已有这些使联合国的目的和目标更具体化的成就，为了有效地和彻底地达成非殖民化，还有很多障碍必须克服。除非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独立，人类应有的尊严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另一方面，独立只限于地球上的一部分，另外一些领土上的人们甚至在今天仍活在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枷锁下，这个事实对于我们的独立和世界人权宣言实在是一种莫大的冒犯。

当独立、平等、主权、尊严和民主已在全世界被接受的今天，那些殖民国家用压迫、剥削和阴谋破坏的手段，仍旧维持它们在四百多年前纯粹为了维护它们的统治和剥削权力而获得的殖民地区，这真是一件遗憾的事。

这就是安哥拉、纳米比亚、津巴布韦、西部撒哈拉、吉布提等殖民领土今天的处境，这是国际社会从未漠视的，但殖民管理国一本它们狂妄和顽固的专横态度竟想加以掩饰，由是公然违抗国际社会的意志。

当我们正在庆祝联合国成立三十周年，相庆为人类谋福利的成功时，南非的情况一如往昔，未有改变，这真是件遗憾的事。

纳米比亚，虽然是在联合国合法管理下的非洲领土，而尽管联合国是国际社会所承认在那里的唯一当局，实际上却继续被南非联邦的少数种族主义政权非法强加占领，后者一再悍然违抗我们这个组织所通过的每一个决议。

在非洲这一块领土上的情况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很遗憾，就在我们这个组织里一些对自由民主有崇高抱负的国家虽然每天在国际社会面前假惺惺地斥责这一小撮的所谓南非人，但为保护自私的利益实际上却在尊重他们，罔顾千百万人最基本的人权。尽管这样，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政府仍然相信，凭联合国全体一致的立场，安全理事会一定会扮演它应扮演的角色，来履行它的责任，也就是以采取联合国宪

法第七章已有规定适当的措施来制裁种族歧视的南非政权。我们对联合国宪章这一章非常看重，也很愿意遵守，因为撇开别的不提，就是为了响应并满足纳米比亚人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联合国会员国，以及我们这些所有知悉所谓南非政府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人们，联合国宪章这一章是唯一法律条文，对纳米比亚也应该适用。

同时，而且也同样重要的是南非和罗得西亚种族歧视主义者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使得津巴布韦问题更加复杂。我们很遗憾地注意到，南非和罗得西亚少数种族歧视政权的险恶阴谋得到许多自称爱好自由和平国家的共谋，正在对罗得西亚问题正义和公平的解决产生最不利的后果。我们向英勇的津巴布韦人民呼吁：放弃统一的原则等于放弃自由的理想，其结果将使伊恩·史密斯的种族歧视政策得继续下去。

随着年月的消逝，联合国决议案数的增加，每一个爱好自由和平的国家在双边或多边基础上作出的恳切努力，只不过使得种族歧视主义南非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更加巩固。这些种族歧视主义者根据不合情理的肤色优越观念，不择手段地排除非洲多数人民在该地区行使他们的权利。再加上少数国家，他们自己本国的独立、自由、和平、正义和民主本来就是极其虚构的，在支持他们，那就让他们不但经常漠视世界舆论，且在利用千百万正在要求他们合法权益的人民血汗来自肥。

不顾某些殖民国家对南部非洲问题的态度如何，我们仍旧相信沃斯特政权在纳米比亚，罗得西亚和南非的存在，不但是非法的，而且由于纳米比亚、罗得西亚和南非人民在联合国都已派有代表，它在联合国里更是令人憎厌。因此，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响应联合国的宪章将重新审查这个问题，并考虑到南非联邦的参与对联合国来说是一种侮辱这个事实，即刻建议把南非联邦从联合国赶出去。

为了对上述悲惨的情况作出适当的响应，我国政府从未停止谴责，也将继续谴责，殖民主义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继续存在。就象几内亚国家元首，伟大的马

西亚斯·恩圭马·比约戈·涅格·恩东同志于最近在乌干达坎帕拉城举行的历史性非洲统一组织国家首脑高阶层会议时所说：

“存在了在非洲四个多世纪的葡萄牙殖民大帝国已崩溃了，我们深信在南部非洲和罗得西亚夺取政权的少数白人集团即使他们受到忘记了在非洲地区非洲人的利益至上只在保卫他们自私的经济利益的西方主要殖民国家的保护，也将从国际舞台上消失。我们自然反对同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政权进行任何对话……我们向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解放运动建议，希望他们加强武装斗争，因为很不幸他们没有其他办法获得独立并保卫他们在这个地区的权益。”

我们很高兴看到恢复和平和安全的具体解决办法正在中东实施。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政府继续表明它和被卷入中东战争的阿拉伯国家们团结一致，一定要看到以色列即刻无条件地从一九六七年起一直占领着的阿拉伯领土撤退，看到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行使他们的民族权利，才会完全满足。有关此事的任何谈判必须以我们以前提到的标准为根据。

虽然今日世界的特色是国家间的缓和、合作和互相理解，有利于冷战和军事对峙所引起的问题，然而大家都很清楚，国际和平和安全在世界很多地方经常受到威胁。这是因为缓和的过程是受限制而不稳定的。因为缓和从未扩展到全世界各地区，以有效地促成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民主化，又未参与解决重大问题和根除紧张局势，以达到可以导致世界大家庭共同幸福的永久巩固和平。

和第三世界以及其他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所提倡的不结盟政策相对照，基于思想信念的不同而产生的人民之间的分歧仍然存在。为了争霸和争取势力范围还有对峙和斗争，这个紧张的局势由于强国的军备竞赛而益形严重。我国代表团期望国际社会将尽其所能来解决由冷战导致的许多问题，就象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已经做了的一样。这对于缓和那些紧张情况将无疑有正面影响。

赤道几内亚政府了解和平和安全不但意味着国际间没有战事，而意味着所有民

族都能充分行使他们的各种基本权利和自由。因此，威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局势，是由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经济强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剥削，主要的大国们在全世界各地散布越来越多的军事基地，以及军事用途的核武器扩散和各国们不断热衷于改进其军事工艺以求完善所造成的。

我国政府，既没有控制他人的野心，不是核武器的生产者或消费者，也不赞成设立军事基地的想法，认为裁军问题的解决就象这个问题看来复杂其实简单，只要各国们各凭诚意，把它们的努力协调起来，把它们的政策合理化，以摒除引起这种核武器竞赛的原因，就易于解决。

更糟糕的是这个威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军备竞赛局势对于真正有效的国际和平和安全有很多的有害影响。我们免得制造或试验这些核装置的预算经费的相当大的部分如果调拨到发展中国家的开发计划上，以减轻这些发展中国家试图改进它们的经济时所面临的严重困难，将有更大用处。我国代表团深信，世界大家庭的有秩序的全面性发展，以及对全世界人民的各种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严格尊重将构成达到永久的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最好战略。

在柬埔寨，越南和老挝，正义又一次在历史上战胜暴力。仅仅一年前，当有人在这个讲台上说我们正在讨论一项有关“并不代表任何人的一个流亡政府”的时候，今天的现实看起来几乎不能相信。那个政府就是以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为元首的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我们现在诚恳地祝贺西哈努克亲王的代表团恢复这曾被老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强夺了的席位。这些新老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尽管有那么大的物质力量，却一筹莫展。

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在这同一个地区经历了一次空前而彻底的失败。在越南，象暴雨一般的致命炸弹投掷下来杀死了成千成万的人命，摧毁了整个国家可说是罪大恶极了却不能摇动越南人民追求自由的理想和独立的坚定意志和决心。这个胜利应该提醒每一个求自由的民族，只要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它们决不被打败的。

同样地，这些胜利，对于那些相信可以用武力把不利于人民利益的自己的条件加在别人身上的人，也将是一个教训。

此所以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政府一再表明它要和那些国家的人民站在一起，也希望在它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对它们重建国家，捍卫国家独立这方面作出贡献。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同时希望所有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也这样做。

至于两个越南申请加入联合国的事，我们认为冷战已经过时，而我们这个组织曾经犯过错误这个事实应该提醒我们注意，使我们现在不再犯那些错误即使批准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进入我们的组织。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能响应我们这个大会的意志，对上述入会的申请给予有利的考虑。

联合国在不断地遇到新的情况。这种情况发生得很快，所有会员国都应该特别注意。最近出现的情况就是柬埔寨，越南和老挝人民经过长期的流血斗争战胜了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把朝鲜人为地分裂，这个状态下仍然继续至今未有解决。难道我们必须再次诉诸武力把那些早已表明决心统一的人民消灭以后，才能使朝鲜统一起来吗？

众所周知，朝鲜的问题在于这个国家的自主和平统一。赤道几内亚共和国不但支持这个目标，而且提议立即撤退在联合国的旗帜下占领着该国南部的所有外国军队。它们不但干涉着朝鲜的内政，而且使为这个目标而计划进行的谈判更难开始。我们深信，联合国大会了解到这个和平协议必须维持，将采取适当的决议，以创造有利条件来达成自主和平统一。

同样地，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政府也表明，它支持塞浦路斯人民和政府保持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和过去一样，我们仍旧相信立即撤退阻碍该地区恢复和平并使两国对话困难的所有外国军队，对这个问题的迅速解决将有贡献。

联合国基本上是个民主的组织，它的效力是依会员国民主的意志而定的。因为这个原故在这里所做的决定，所有的会员国都应该遵行。

我们相信旧金山宪章签字国出于诚意，它为大国们规定否决权，并不是为了使它成为讨价还价的工具，或用以反对（联合国）组织内的民主——就象它现在被西方列强所利用那样。因此，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政府谴责美国、法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三国在安理会南非问题上可叹的否决。对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负有责任的联合国会员国的这种不当行为大大地削弱了我们这个组织的效力。

我在前面已经提过，联合国既然是一个民主的组织，我们相信，就得到被一百三十多国支持的某一个国家的入会的具体事例而论又由于新会员国入会这个问题的特别重要性，入会的批准不应该是任何安理会理事国否决的对象。在表决象我们现在正在处理的这种重要决定时，这个或那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任性的否决不应该成为一种障碍。就这一点来说，我们相信安理会已经成为一个机构使西方大国为了维护它们自私的利益，保持称霸和势力范围敢于毫无顾忌地把“强权就是公理”的原则强加于人，结果就危害国际和平和安全。

联合国的普遍性应该是我们这个组织的最高原则；我们相信，否决或和这个原则相反的其他任何决定，和大会大多数会员国的意见背道而驰的决定，也就违背了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联合国宪章的审查因此是迫切需要的，因为联合国组织并不是根据一两国的意志而成立的工具，更确实地说，是一百四十一个组成国的最高意志的民主的成果。然而，联合国宪章加在我们身上的义务，却往往被一些会员国本身所践踏；每当要采取可能的报复手段的时候，他们总是以安理会里的否决权为庇护。就这一点来说，一个散漫纪律的组织就有丧失它的效力和应有的尊敬之危险。

对于国际经济局势和演变加以评价就清楚地知道这个世界仍然受古老的经济制度的公式所支配；这个制度基本上是不平等的，它的结构反映过去时期的社会。这个事实导致现在的经济危机，并合理地要求采取根本的改革使这个制度适应今天的情况。

一个经济制度，如果不承认国家有自由选择它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主权权利，以及一国政府对于它们的自然资源和其他经济活动有永久主权——包括国有化和提高产品价格以达到公平而有利的水平，保证所有国家的相互而公正的利益——这样一个制度在国际经济关系上只能导致纠纷和混乱。

经济强国所实行的经济帝国主义和政治帝国主义有同样有害的结果。这两种作法，已经导致今天大部人类的穷困。因此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政府不但提倡民族的政治独立，也提倡民族的经济独立。这就是我们对国家完全主权的看法。在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内具体实行这个经济自由化政策，给我们带来了西方帝国主义强国报界的攻击，侮辱以及对全世界的反对我们政府的宣传广播。尽管这样，我们深信，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正好也是联合国所追求的目标——只有当全世界各民族都得到政治和经济独立的时候才能达到。

这种独立，按照我们革命的政策的话讲，并不意味着国与国之间不能互相合作，并为彼此的利益而互助。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政府坚决支持各国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我国代表团深信，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世界行动纲领和这个大会已经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以及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有效地执行上述文件，就是世界经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因素；因为所有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使各国经济政策合理化以达成发展中国家和已开发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

我国代表团又充分相信，联合国和各国以及各地区经济组织间，在所有领域内的经济合作方面的，更密切而有效的关系，对于这些地区经济的和谐地发展，将大有贡献。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有义务对发展中的国家提供所有必要的协助，而不要剥削他们，并想保持对它们的政治经济优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密切的经济、技术合作对于目前日益恶化的经济关系的正常化将是重要贡献。

我们今天在谈论着一个人口过多的世界和威胁世界人口的饥饿问题。我们相信世界人口确实是以惊人的速度在增加，而粮食生产却由于发达国家没有兴趣和发

展中国家真诚合作正在减少。事实上，如果发达国家，不要求太过分的条件，把它们的农工业或其他方面的技术转让给拥有庞大生产潜力的发展中国家，粮食问题将不会存在。因此，粮食的缺乏是由世界大家庭没有整体的发展所导致的。

在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内，在几内亚革命领袖，终身总统，马亚西斯·恩圭马·比约戈透过全国劳工统一党为赤道几内亚革命的人民定下的指导方针内，我们享有和平和秩序。革命的城市和农村群众正在贡献他们一切努力，进行所有活动，来建设国家并使受到侵袭全世界的通货膨胀和新殖民主义者抵制我国种种阴谋所影响的经济情况有所改善。

我国的进步，可以在学校和医院的增设，城市发展，全国交通系统的扩大和现代化，以及利便进出口作业的现代港口设施等方面看得出来。

这些是新殖民主义的西方报界曾图忽视的显著现实。我们很高兴借这个机会重新强调，由于政治上的选择，我们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我们重申我们坚决支持不结盟国家运动，因为我们唯一的原则就是我们对人类和各种基本自由，保卫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建立独立经济的尊敬。

为达到这些目标，爱好和平的赤道几内亚革命人民已经完全动员起来。几内亚革命的敌人，和从事颠覆活动的西方报界联合起来，发起一联串中伤，毫无根据地说什么我们赤道几内亚没有日用消费品等；企图以此迷惑世界舆论。事实上，我们以为缺乏一些外国货是很正常的，因为世界各国都是又进口又出口的。而且这种外国货的缺乏，正好帮助我们达成马西亚斯·恩圭马·比约戈终身总统领导我们的自给自足计划；因为我们正在减少殖民主义者们所造成的有害而不必要的进口。虽然这样，赤道几内亚全国每一个角落的国民都有足够的日用品和其他重要货品。这要归功于本国政府的严格管制，因为发现外国企业想要我们接受过量的入口，而我们既无足够资本来经营这种入口，更谈不上促进出口，所以它们便借此来破坏我们的经济。这是西方报界不敢公布的事实。

赤道几内亚人民革命政府和它的终身总统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报界的批评。这并不能吓唬我们，我们以为这是很自然的事。当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失去了它们在赤道几内亚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后，它们别无选择只有依靠帝国主义报界，以为透过这些报界它们可以阻止已经在赤道几内亚进行着的革命进程，从而恢复它们的经济利益。

它们用种种阴险的手段，还捏造一些不真实而纯属虚构的情况，硬说在赤道几内亚有恐怖统治存在。这些文章——我们不准备详述——毫无事实的根据，只显示出它们所描写的情况是纯属虚构的。在赤道几内亚，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是受到审慎的尊重和保障的。我们并不以为保证国家安全，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表示对基本人权不尊重。

尊重不干涉他国内政的神圣原则，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政府不会成为颠覆活动的跳板，也不为颠覆所屈服。我们在别的国际讨论会上也表明过，凡是想看一看在几内亚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或者想体验一下几内亚革命的人士，将会发现赤道几内亚的大门是敞开的。

在结束以前，我要向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祝贺他作为本组织的首长在非殖民化，世界各地和平和安全的维持，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他所面对的无数问题等方面的不懈努力。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预祝他成功地履行我们这个世界大家庭委托他的艰巨任务。

最后，我愿重申我们热烈的希望，希望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届大会在为了造福人类能得到非常丰硕的结果。

下午七时四十分散会。